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刘明孚 许嘉莹

主编：微言 冯玉

执行主编：刘明孚

执行编委：许嘉莹

责任编委：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文学评论）

梁 娜 nakapitany@yahoo.ca（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散文类）

杨 柳 willowyang0@gmail.com（小说、剧本）

范文瑜 wyfanwenyu@gmail.com（传统诗词）

索妮娅 helei_s@yahoo.com（新诗）

张馨元 zhangsophia8@gmail.com（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诗文诵读）

古 中 ggkosho@gmail.com（书法）

刘 德 grand_east@hotmail.com（绘画）

谢孝宠 jsztcpv@126.com（常州会员各类作品）



加华文苑 第16期 2022年1月15日

目录

【文学评论】

[北美草原上温柔的骑手——悦读林楠的《彼岸时光》](#) 陈瑞琳

[葫芦里的匠心](#) 王志光

【散文】

[女人的追光与博命](#) 孙玲

[2022 新年献词 活着就是硬道理](#) 杨立勇

[新年的问候](#) Anna Zhang

[和有趣的人一起吃个茶去](#) 小月

[高原讴歌 秘鲁之行之二——库斯科](#) 王志光

[雪花，亮晶晶](#) 习军

[那年的那场冬雪](#) 艾伦

[蓝山小木屋](#) 梁娜

[师品](#) 段莉洁

【小说】

[小婉（连载之七）](#) 艾伦

[老于](#) 张新贵

【剧本】

[一诺千金](#) 王维新

【诗词联赋】

[七律·冬雪](#) 陈良

[梦还京·辛丑冬至有思](#) 邵丽

[中华传统四季民谚赏读随感（顶真格）](#) 芦卉

[五律·春容](#) 宁川

[七律·国家公祭日有感](#) Maggie 湄伊

[五律·冰雪节](#) 盛坤

[七律·辛丑圣诞次日又大雪](#) 秀玉

[七绝·异国圣诞](#) 王益石

[七绝·圣诞](#) 水木清华

[浪淘沙令·冬日雨后郊游](#) Wenyu

[七律·感懷](#) 文質彬彬

[联·2022 新年即景](#) 刘明孚

[聖誕節值雪](#) 南山

[金陵东郊游](#) 史兆宽

[浪淘沙·孤城](#) 群山

[眼儿媚·断雁](#) 群山

[七律·冬至有思](#) 李抗

[七律·冬至随感](#) 雨田

[木兰花令·跑者](#) 随爱飘游

[七律·歲末感懷](#) 謝兴炳

[七律·古文學與我](#) 謝兴炳

[临江仙·赏醉翁亭](#) 刁节木

[七绝·光阴恋（新韵）](#) 郭省非

[七律·2022 元旦有感（新韵）](#) 邵佳鸿

[满庭芳·辛丑岁末感怀](#) 邵佳鸿

[楹联四副](#) 郭鸿森

【新诗】

[新年正向我们走来](#) 冯玉

[你和我曾经绿树成荫](#) 索妮娅

[别样圣诞](#) 艾伦

[雪](#) 南峰

[起风了](#) Maggie 湄伊

[抚仙湖](#) 水木清华

[思考](#) 水木清华

[平安颂](#) 海澜

[上了锁的门——致罗伯特·布莱](#) 海澜

[雾](#) 张新贵

[理想的孤独症](#) 心漫

[冬至](#) 星子安娜

[昨夜那场雪](#) 胡发翔

[冬至的日子](#) 梧桐

[一零一高速断想](#) 而隐

[莎伯湖乡村之夜](#) 叶虻

[爱之颂](#) 叶虻

[无题三首](#) 星出而作

[2021年的最后一天](#) 晚秋

[走过时间的长河 我们慢慢懂得](#) 晚秋

【译丛】

[秋天的玫瑰](#) 作者：芦荻，英译：赵桐/温哥华

[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作者：唐·李白，英译：张士方

[登鹳雀楼](#) 作者：唐·王之涣，英译：刘明孚

[美瑞莎海滩：雪的遗骸](#) 作者：秦风，英译：齐凤艳

【诵读】

[巴克维尔之旅（四）](#) 作者/诵读：艾伦

[一颗我认识的树倒了](#) 作者：漫黎，诵读：胡发翔

[红莓](#) 作者/诵读：星子安娜

【书法】

[如此岁月 因为风的缘故](#) 洛夫

[虎年冬奥 调寄忆江南](#) 沈家庄

[沁园春·雪](#) 李国维

[宋·卢梅坡·雪梅（其一、其二）](#) 张景晨

[与古为徒](#) 古中

【绘画】

[漂木洛夫](#) 程树人

[白雪红莓（水彩）](#) 李天行

[流水下滩非本意](#) 廖中慧

[梅心](#) 刘德

[未知菜已点](#) 李冰奇

[菲沙河畔一瞥](#) 流星

[齐白石画像](#) 张锡双

【文学评论】

北美草原上温柔的骑手 ——悦读林楠的《彼岸时光》

陈瑞琳/休斯顿（加华笔会顾问）



【按语】若无一颗文人之心，若无对汉文字的酷爱，若无海外赤子那份拳拳之情，北美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决然写不出如此激扬的文字，写不出令人血脉偾张的激情，也写不出对诗与远方无限的憧憬。她讴歌的是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文学的重要推手林楠，其实，她本人即是北美华文文学的开拓者，一朵浸润于三秦大地深厚文化的铿锵玫瑰。她与林楠怀着美好与善良之心驰骋在北美大地，时而并辔齐驱，时而各自在美国和加拿大策马扬鞭，遥相呼应，以汉文字的魅力激励华人创造新的精神苑地，并以慧眼挖掘、鼓励和培育华文文学才俊。读其《北美草原上温柔的骑手》不啻一种美的享受，深受感染、激励和鞭策。

——霞之光

那应该是春天里的故事，冬雪忽然解冻，江河一夜乍暖，我们这些骚动的鸿雁，学着精卫填海，一个个凌越了国门，朝着未知的海岸线飞去。岁月荏苒斑驳，历尽漂泊的风雨，激情退去，反思慨然，家国的失去伴随的却是生命移植的丰沛，异域的蹉叹却化作了一篇篇不老的汉字。在北美大地的草原上，先是有新一代的孤啼在空山峡谷中蓦然回响，渐渐涌出散兵四野，再有南北呼应，涛声相会，鼓乐齐鸣，遂有了今天丰沃广袤的北美华文文学的一派风光。

当年在空山呐喊的我，从南国一直遥看北方，渴望携手精神的同路，盼呼唤者心有相约。十年岁月如歌，终于风吹草低，我真的就看见草原的深处驰来一位骑手，他手中的缰绳，他脚下的马蹄，那目光，那心境，不仅在一路呼应我，而且更带来了两极的共振。我眼前的草原不再是散花独开的荒径，而成为一片心心相通的磁场。我极目远眺，那个北方骑手的名字就叫林楠。

文学，实在是一种心魔。或者早年爱上了，或者后来的生命里遇见了，就一生一世地不能再放下。人生有很多放弃，最难放弃的便是文学。海外流浪的途中，文学已成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心里的船，载着我们度过一个一个生命里的风浪。暗夜之中，只要坐在这“船”上，感觉自己就能回家，就有了身的安慰和心的喜悦。

当然，文学还有更深意义的神奇。我们常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能够看到俄罗斯，从威廉·福克纳能够看到美国，从易卜生看到挪威，从斯特林堡看到瑞典，从狄更斯看到英国，从福楼拜看到法国，从塞万提斯看到西班牙，等等等等。但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国的浪子，执笔写作的力量多是来自时代的困惑和我们自己内心对星空的仰望，比如林楠。

林楠来自中国北方的内蒙古，伊尔根觉罗氏这个姓更让他带着满族人征战疆场的历史性无畏和豪放。他的祖上均属草原骑射的出身，据说他的骑术也颇佳。每每读他的作品，我的眼前总浮现出一个草原上矫健的骑手，在大草原的腹地里信马由缰地驰骋，太阳落山时在马背上引吭高歌。真的，在北美华文坛，他正是嘹亮的歌手，多次地深入文坛腹地，每每都有新的斩获。然而，我多年的困惑却是这个中国草原上水草丰裕的骑手如何做到了在他乡异国的蜕变，究竟是怎样的水土给养让他又重新扬起了手中的马鞭？我的更深纠结则是这个高大的北方汉子何以能面对文字唱出如此温暖、温柔的歌？他笔下的文字，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如泰戈尔般满溢着对人性的深深关怀；他的评论，感觉刀刃已被情感深深地裹卷，他柔软的心总是暖如春阳。

我常常把“文坛”比作迷人的“草原”，天地相接辽阔无边，任由各色的花儿开放，任由着骑手寻找着自己灵魂回家的路。那“骑手”，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他渴望驰骋的时候就是放飞自己的心写作，在他驻足凝望的时候就是俯下身来品读他人。因为自己也是这样的“骑手”，时而策马扬鞭引吭高歌，时而驻足瞭望欣赏那各样的花朵。于是，草色中看见了同路的林楠，同命同心，立刻就明白了他的苦乐和悲欢。

世上真有一种奇缘，不必相见亦心有所依，那是一种通灵的感应，是特定磁场的呼唤，彼此珍惜，彼此激励，隔着遥远的时空，也懂得彼此共同的方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发轫。到了九十年代，大陆新移民经过了十年的沉积与历练，开始全方位挺进华文文坛，形成了滥觞的繁荣局面。本世纪初，新移民文学走向羽翼丰满，开始出现扛鼎作品和扛鼎作家。在这新时代的文学浪潮中，北美作家的成就尤为瞩目。因为自己身在其中，可谓近水楼台，便成为新移民文学最早的见证者和直接的呐喊者。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近年来加拿大的新移民文学蓦然间风起云涌，俨然成为北美文坛的重地。回应着这新兴文坛的呼唤，勒马在温哥华海岸的林楠，从朗朗的涛声中信步走来。他不在远方，也不在学院，他就呼吸在那土地的作家们身边。

早在 2005 年，我与西雅图作家融融编写《一代飞鸿》，广泛搜集北美华文小说家的资料，由此了解了林楠更多的故事。知道他是 2000 年移民温哥华，曾出任加拿大《神州时报》的总编辑以及加拿大大华笔会的会长。之后，又荣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的副主任委员。而他在出国前就担任过当地的创作研究室主任、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政协委员等职。不仅如此，他在北京工作时，还历任中国文采声像出版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常务副总编辑，《中国之友》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之后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可谓是非常资深的文化人。

移民海外的林楠，沐浴着异域的风雨沧桑，更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执着和梦想。面对着生命“移植”的苦闷和困惑，他开始大量地撰写随笔散文。与此同时，他更把自己热切的目光投放到北美华文坛的建构和护航当中。随着加华文学自身的成长和积累，林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作家作品其中

所蕴含的历史纵深感和富有个性的美学追求。在他撰写的系列评论中，深刻的贡献是他独具慧眼，发掘出海外作家与中国大陆本土作家非常不同的理性视角，以及他们如何艺术地呈现出生活观念的反差和精神境界的中外交融。十年辛苦不寻常，终于，39 万字的《彼岸时光》，凝聚着林楠十年创作与评论的心血结晶，也带着他的灵魂梦想，来到了我们面前。

林楠的散文，正是做到了“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他的爱，他的情怀，他的境。但是，当我读到他书中的那些评论他人的激扬文字，心里滚动的则是更深一层的感动。因为我深知：海外的作家，生存第一，写作已是生存之外的奢侈，若再为他人做嫁衣，就更其不易。这种力量，或来自一种使命，或来自一种生命原本的爱。

都说评论家要有慧眼，我以为更重要是要有情怀。慧眼固然可以看世界，但如何才能看得高且远，就是衡量一个人情怀的力量。万丈红尘，车马喧嚣，评论家的目光怎样能穿透这云雾缭绕，直抵那湛蓝无垠的星空，那种洗礼后升华的纯净心灵，正是林楠多年来的心理追求。

最近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台湾文坛的齐邦媛教授，年过古稀的她常常守候在书店的门口，对那些买文学书的人深深地鞠上一躬。在此，我要向为海外移民文学奋力添砖加瓦的林楠先生深深地鞠躬。

葫芦里的匠心

王志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从审美角度看，中国的花鸟山水画习惯于落墨为格、勾花点叶的陈法，以墨分五色来突出层次。

姚继良画在圆形卡纸上的葫芦是一幅中画西作、揉合了中国人惯性思维与西方人审美、将线与块有机结合起来的上乘之作。

葫芦和两片蔓叶，三个大写意的色块相衬相和，相得益彰，脱离了国画近工笔远写意的习惯手法，摆脱了以精致斑斓的花草虫鸟代表雍容华贵的窠臼，也摒弃了椭圆或扇形等玲珑雕琢的格局美，换之以印象派略去细节的工笔手法，营造出一种朦胧美，不禁令人想象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同时以色斑块状结构和色阶搭配造成视觉上奇特的效应，予人一种柔和舒美之感。画家集笔、墨、色、水为一体，虽不勾勒形体轮廓和结构墨线，却以写意笔法而又不失工笔之形似，渲染出具象葫芦和枝蔓。这种源于北宋、成熟于清的没骨法与西洋画的印象派写意手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追求的都是一种神似的气韵。

本来可以用墨勾勒出来的骨一轮廓似乎沉没在一团晕染出来的板块之中，给人以朦胧之美。其实，这沉没的骨却蕴含其中：若无气韵支撑，偌大一个葫芦岂不成了一团软泥？如以墨笔勾勒轮廓然后敷色，扶之以绿叶，还会有以上的审美吗？故，内与外，柔与刚，虚与实，没与显，其实相辅相成，全在乎画家一念也。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画家心思缜密，并不满足于天马行空的随意，而是粗中有细，大中有小，在写意的葫芦上用工笔描绘出一只天牛，那两支灵动的长须给整体的画面徒增一丝动感。动与静、大与小、凝与化的对比如此协调，不能不为画家的匠心击节。

这种匠心是深藏在葫芦内、发乎于心、下笔有神的厚积薄发，是一种虽能意会却难以言表的审美境界。

这既归功于画家缜密的眼光，也得益于其笔墨功夫，特别是对色调内涵、色阶搭配及颜色深浅强弱之相互作用的深层理解，再有，他运用娴熟的中西合璧的手法。姚继良不愧为海派大师也！

蔚蓝色的卡纸底盘与弱化为蓝黑色的枝蔓叶片相衬出来的质感，姜黄的葫芦与蓝黑的蔓叶之间毫不违和的反差对视觉舒缓的冲击均在恣量飘渺中展露无遗。令人叹为观止！



姚继良画作

【散文】

女人的追光与博命

孙玲/温哥华（加华笔会新会员巡礼）



【作者简介】孙玲，生于天山北麓绿洲，自 1999 年游走旅居亚非欧多国，2004 年回国，先后在财经杂志社、央视、传媒公司任职，从事记者、栏目策划和撰稿人等工作。她，经历中国股市激情燃烧的岁月，洞察坐庄内幕，历时 3 年创作长篇财经小说《激情停牌》。2014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此部小说被评为 2014 年中国图书第一季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该部小说已完成电视剧剧本改编，筹划拍摄。《激情停牌》在新华书店和京东、淘宝、亚马逊等各大网站均有销售。她游走于东西方，擅长诗意的环境和人物心理描写，有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创作维度。移居温哥华期间采访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大量鲜活的素材，创作完成 22 万字长篇财经小说《追光》。该部小说涵盖当今移民的生活热点和经济热点，如证券地产、华人超市、进出口贸易、洗钱博彩、矿业酒庄等华人热衷参与的经济活动，还涉及华裔子女教育、第二代继业家族财务管理和追缴红通分子、暗杀谋杀等内容。

追光而生，坠暗而亡。每一个追光的女人，无不是时而逆光顿足，时而朝晖快前的行者。所追光亮，无论是耀于天堂的熠熠霞光，或是昧于地狱的幽幽鬼火，都引得红尘欲海中的女子趋之若鹜，迷之所踪。

人生，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冰寒。人性，一面是良善，一面是丑恶。冰与火，善与恶，对峙，交锋，相杀，互换；直面，接受，观省，升华。人间物象，纷繁多样，自有其生发运行的规律和道理。世间最动人心魄的景致，便是饮食男女的爱恨情仇。

秋草浮生，无不是荣枯相替，悲欣交集。女人莫不是为人女儿，为人之母、情人或妻子，或为士农工商职场中人。几重角色迭加一身，女人能将其中一个角色诠释得精彩传神，已是艰辛不易。女人的人生，是一场豪赌，各色女人在其人生的特定阶段，都在主动或被动地为生存下注，与命运博弈，只是赌注不同而已。赌事业、赌爱情、赌婚姻、赌财富、赌青春，当无注可下之时，最终赌上的便是性命。有的女人以性命相博，去获取精神快感，求得灵魂永生。有的女人以名利作赌，去保全躯体存活，实已心神俱灭。

情色之欲，名利之欲，权力之欲，物之奢取，爱之贪求，皆祸之所伏。欲火焚心，内惑自逞。外诱旦存，稍有撩拨，便诱惑成行，滑入泥淖。无边欲海中的女人，无论是希求爱情，抑或是渴望财富，她们深知自心所想，亦知所欲邪非，却仍然将人性之恶尽情释放，不顾一切因欲而往，不惜代价以命相博。她们也许美丽斯文，气质优雅，富于修养，内心却常常汹涌澎湃，激情奔放。她们的思维清醒而冷静，对沉沦于恶的后果和代价心知肚明。她们有能力掌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蹑步探前，每每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深知多耽一步，也许就堕入深渊，万劫不复。

良知未泯者，在矛盾中挣扎，在痛苦中煎熬，忌惮于以往的人设崩塌，更畏惧于被欲望吞噬，人格走向覆灭。然而，最终难抵心魔的诱引，抛下理智，逃离现实，一头栽进那新鲜刺激又快乐的危情游戏，不管这片刻的欢愉是偷盗来的、诈骗来的、还是抢夺来的。她们着魔似的要体验一把从未享受过的如此波诡云谲的跌宕人生，宛如经历了一场离奇梦幻的艳遇，春梦也好，噩梦也罢，如飞蛾扑火般颠狂恣肆，在迷失中败坏堕落，欲罢不能，只愿久醉长梦而不醒。

人生孤寒，追光向暖。尘世苦短，行乐及春。朝夕老去，莫负韶光。何不放荡形骸，纵情声色，过把瘾，不枉此生，死而无憾。最真的人性，也许只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并非普世的善与美。道德的约束力，只起效于欲望泛滥之前。一旦欲火燃烧，烈焰漫卷，道德之力顿成杯水车薪，于灭火并无效益。礼义廉耻，气节风骨，在如今的浊世尘寰可否存在？布衣散客，命如蝼蚁，沉浮于天地之间，瞬息即逝，又何必敛性抑气，存理灭欲，自虐其心，强扮圣徒贞女，混充良淑，腆然跻身庙堂，招摇市井……

工于利己的女人的所思所为，也许才是最裸露真实又最冷酷绝情的标准样式。她们无疑是洞达世事的，对自身处境的判断极其精准，沉稳老辣地把控着事态的发展。她们冷峻果敢与世故圆通，智商与逆商，傲人双高。机变权谋与深重城府，无不衬托了过于寄望于爱情的女人的无明单纯和愚蠢寡智，足以把只为爱情而活的女人贬低得体无完肤。工于利己的女人从来不执迷于情爱，她们以她们特有的方式，保护了她们最爱的人，得到想要也能要的一切。投了巨注的赌局，赢面虽不明朗，但是，至少，还没有输。这些好勇斗狠的角色，常常令我陷入深沉的思索中——身处物欲横流的世道，女人到底怎样做，才能得到她们想要或理应得到的情与物？

美丽温柔又心机清浅、以爱情为生的女人，为爱情献上了自己的青春和肉体，并寄予了人生厚望。虚幻的承诺，并不会给她们带来生活的保障，所谓的爱情，根本敌不过现实的残酷与无情，雾化成了一场虚妄。她们爱得认真、用力、纯粹、痴迷，耗费了春韶与芳心，熬成一枝末日黄花。她们不施阴谋，不会欺骗，更不去害人。善良在她们的心性中，从未泯灭，始终葆有着一片光亮。她们用尽了力气，失去了所有，惜护着这道光亮——熄灭了生命之火，守住了善良底线。灵与肉，在此岸分离，在彼岸合一。

爱情，不是用来幻想和自我感动的，不是用来逃避和自我麻痹的。无可救药的执念只会害了自己。于是，我想到张爱玲低落到尘埃里的爱情——失去自我，不及时止损，她最终受到了更深的伤害。无论是名女人、才女、还是小家碧玉，作为女性都不可完全靠爱情点亮一生——诚然，爱情会让女人绽放，盛开。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经典的开头：一个男人的一辈子都有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了，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精神富足、亲情和谐、其乐融融，是女人的幸福。丰富的学识、不俗的审美、自信满满、低调内敛、灵秀真纯的艺术气息，会让女人独立自爱，安静理智。爱情无价，婚姻有形。爱情是真心投入，本无须回报。候鸟式的生活聚少离多。聚是一种仪式，散是一个现实。

女人需要找到更多的精神替代品充实内心，绘画、旅行、音乐、读书，甚至是发呆冥想，都可以把生活塞得满满当当的，无暇烦思，更不会虑及虚幻的情有多深，爱有多厚？女人，可以以孤寂的灵魂拥抱生活的宁静，在诉诸于彩墨斑斓的文字中，寻找永恒。

氤氲发酵，缱绻页边。灵犀与默契，我在与我小说的角色对话，在我的小说《追光》情节中尽情驰骋，在温哥华的冬日的细雨与北京城的雾霾中来回切换。我热爱古韵，专事文学，总想能落笔生花，写出玲珑曼妙又深刻隽永的文字。但，奋尽文思也仅能把自己的一腔热忱捧于读者眼前，追寻梦想的脚步，随着光谱的节奏与之同频律动，让情思游弋似天马行空，成全世间女人对生活之爱的体悟，并实现心灵的成长和自我救赎。

掩卷玄思，忧伤盘桓于思绪。世道凉薄，女人的追光与博命，虽风景错落，但终有微光可以慰藉，红尘值得来过……

2022 新年献词

活着就是硬道理

杨立勇/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2022 年戴着 N95 口罩，擦拭着酒精消毒液，迈着犹豫不决的步伐向 2021 年走来，在相距两米远处停了下来，很不好意思地向 2021 年挥挥手，轻声问：“第三针疫苗加强针打了吗？”

2021 年掏出手机，点开疫苗绿码让 2022 年瞄一眼。2022 年舒了一口气，说：“那您可以放心走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来收拾吧！”

2021 年面带愧色对 2022 年说：“本以为可以移交一个‘疫情清零’的静好岁月给您，殊不知半路杀出个奥密克戎和王力宏来。真是不好意思。”

2022 年安慰 2021 年说：“您也不必过于自责。说实话，您也老大不容易的，先是拉姆达，再是德尔塔，后是奥密克戎。先有吴亦凡，再有李云迪，后有王力宏。幸好，还有特斯拉和比特币。”

望着 2021 年渐行渐远疲惫的背影，2022 年感慨万千：“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不管如何，好歹熬过了两年疫情。纵使历尽劫波，依然相逢一笑。活着就是硬道理！我们不仅有了生理抗体，还有更强大的心理抗体。2021 年不再像 2020 年那样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2022 年没有理由比 2021 年更犹抱琵琶半遮面般的腼腆。

一想至此，我大步流星走向 2022 年，一把搂住它的肩膀，说：“走，咱喝一杯去！”

新年的问候

Anna Zhang/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2021年，全球在疫情中恍惚度日，这宅家年已到年末岁首。

这一年，我们走过风雨晴阳，走过悲欢喜乐，走过春夏秋冬。时间不语，循序着滴答的时钟，带走一些烦恼还有遗憾，留下一些美好还有难忘，多了一些情怀，留给余生去惦念。

这一年，我们不能远行，更不能相聚，各自宅家安好。这一年，新冠病毒仍然肆虐全球，世界人民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年，又有多少逆行者们，用生命守护着生命……见证了悲痛而无奈的生死，明白生命无常的残酷，知道健康的重要。深切的感悟，所有幸与不幸的承载，必须是以生命的安然为基础，若不能守护好生命，一切皆为空谈。

途经四季，时光匆匆，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一辈子很长，要经历太多的坎坷和挫折，才能走到终点。一辈子很短，可能穷尽一生，都无法实现梦想。因而，所有的寄托和希望都依赖于时光，请朋友们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即将告别2021年别样年华，感恩一路相伴的家人，感恩不离不弃的友人，感恩在Zoom相遇的每一位朋友。

在岁末交接的渡口，将我们的坏心情打个包，随风寄走。让我们的好心情，留给崭新的一年。尽管世事繁杂，心意依然，情怀依然；尽管流离天涯，脚步依然，追求依然；尽管岁月沧桑，世界依然，生命依然。总有一份牵挂，常记于心，总有一份感动，暖在心怀。

我们相聚在岁末的大殿，为一起迎接明天的阳光而微笑。举杯庆贺，我们安然度过了又一年。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笑一个吧，不加修饰的笑容，是逾越任何雕琢的绚烂色彩，生活因微笑而美丽，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活出精彩。

送一份祝福给我的家人、亲人、友人，祝愿所有深情都有寄托、所有梦想都有港湾、所有身边的朋友都能安然无恙。愿那些来不及告别的人，都将以幸福的名义，各自美满。愿世界不再被疫情所困扰，愿我们都能努力，用心做最好的自己。愿大家都能与幸福相伴、同行。愿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途经四季的美好，让我们携手一起奔向崭新的一年——2022 年。

2022 年的星光，一定会点亮未圆的梦想。2022 年的曙光，一定有新的寄望和梦愿生发。2022 年的阳光，一定照亮我们勇毅前行的步伐。

和有趣的人一起吃个茶去

小月/温哥华



【作者简介】小月，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从事影视剧制作九年。《高度周刊》专栏作者。

加拿大百年不遇的最热夏天，被我们不期而遇。我想，人能活过百岁有点儿难，但一辈子总能遇上不少百年不遇的事儿。每天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柴米油盐酱醋茶，听起来都是琐事，又都是要紧事，离了哪个也不行，而最后一个茶字，最能抚慰人心，像一个远道而来的老友，专程来听你心声。我一位好友的茶房里挂着三个字：吃茶去。每次看到，心就静下来了。另一个好友房间里有四个字：浮生若茶。感觉很有道理。

夏至那天，我去菲沙古琴社社长大力的会所吃茶，抚琴、赏花。算是上半年最后一次茶会，茶头是琴社的班长老张，我去的早，院子里几十种不同品种的玫瑰开得正好，葡萄架上也已经快长出葡萄了，樱桃树上熟透了的果实挂得满满当当，社长踩着个梯子。轻而易举就把樱桃装满了一小盆。颜色橙黄，鲜嫩多汁。社长说等李子成熟的季节，记得自己带着筐子来采就对了。园子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盆景，每一盆看起来都神形兼备，倒不像是刚养的，小的特别可爱，像个神态可掬的活物，让人忍不住想捧在手里把玩。

我只知道社长的身份是寰利金融的掌门人、寰利俱乐部的创始人、菲莎古琴社社长、温哥华高尔夫界的名人，爱喝茶，如今又成了盆景爱好者。社长说我手里拿着的这盆已经40多岁了，比我还年长些。让我想起白居易那首专门为盆景做的诗：《栽松二首》（其一）

小松未盈尺，新爱手自移。
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
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达。
如何过四十，种此树寸枝。

那么小小一盆绿色，竟然经历了比我还多的春夏秋冬。早听说中国的盆景起源于唐代，是很多文人墨客的心头好，苏轼在一首词中也写过：“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试观烟雨三峰外，都在灵仙一掌间。”说的就像我手里这盆，气韵灵动、透过树叶，留白处又让人联想到参透生命的智

者。社长说这些盆景出自温哥华一位日本园艺高手，这位 70 多岁的长者现在依然定期帮比尔盖茨打理花园。正说着，班长来了，和社长一样，班长老张除了是我们琴社的班长外，也有另一个身份，菲沙河畔有一茶室名曰“闲人居”，老张是茶室的主人。他和社长是琴友、茶友、饭搭子、而且我深度怀疑他俩是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高山流水。大力内敛、沉稳，说话声音轻且慢，风度翩翩。老张豪迈、幽默、声音洪亮语速又快，他说话像讲单口相声，我们经常笑。他自己却不笑，故意把脸顶得很平。这种自带幽默细菌的人，应该开设一个拯救不开心的课程，我预测能火。他俩成为知音的主要原因据我猜测是骨子里隐藏的文人风骨和文化底蕴。

说着 Pennie 姐姐也到了，她带来了自己做的糯米切糕，风味独特。这位姐姐也是女中豪杰，刚买了 300 盆玫瑰，要把自己的庄园打造成玫瑰花园。我们今天要喝的是大力收藏的 1998 年的 7532，还要开一饼 2002 年的冰岛。大家都到了，在等芳姐，她是我们琴社的学霸，同时起步，她已经弹《流水》了。Pennie 姐说，平时从来不会迟到的玉芳，今天竟然迟到，什么情况，正说着，芳姐提着一个盒子进来，竟然是给我的生日蛋糕。两年前我们琴社雅集，刚巧赶上我生日，大家一起帮我过生日，芳姐竟然还记得，还亲手给我做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奶油蛋糕，味道竟比我在任何一个蛋糕店里吃到的都好吃一百倍，除了感动只剩下果断拜师。

小季妹妹和她妈妈也到了，这个有才的妹妹是宜兴紫砂世家的传承人。大家一边听芳姐抚琴，一边听小季妹妹从紫砂壶的历史聊起来，聊到琴桌上的宣德炉、炉子里的香，看 Pannie 姐煮茶、茶叶在水里渐渐展开，像是身体也跟着舒展了一样，精神爽朗，院子里茶香飘逸，心里自在。喝茶的过程，也是在认真做一件事，凡是认真做一件事，都能体会沉静下来，那种身心的放松。我们从喝茶种花聊到人生哲学。正是：无意一阵穿堂风，茶不醉人人醉了。

7532 是勐海茶厂制作的生普中最为细嫩的茶品，原料级别较高，98 年这批产量不高。此款茶樟香明显，入口甘味突出，苦涩细微，回甘快且面广，较为耐泡。而冰岛生普是目前茶界的宠儿，价格屡创新高。02 这款冰岛出自冰岛寨廖红忠之手。想当年，普洱茶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热捧，再好的茶叶都鲜有人问津。老张作为比较早收藏茶叶的爱好者，确实给当地茶农解决了不少生计问题。就算多年后老张去造访这些老茶农时都会被待为上宾，这也是一种感恩吧！冰岛茶性情温和，如女性般温婉，所以茶界有班章为王，冰岛为后的说法，但此茶却茶气充足。社长说起数年前一位老茶客拜访，喝了这款茶后浑身发热通透，问这茶哪里有卖的？十分有趣。这两款生普都超过 20 年，对于号称胃寒连绿茶都不敢喝的社长班长却毫无违和感，说明转化十分到位，值得一品的好茶。

天色渐晚，剩余的茶饼仔细包起来，等下一个恰当的时候，和恰当的人，樱桃树下，吃茶来。高度茶会 两周一期 等你品茶、赏花、抚琴、慢慢聊那些有趣的事。（首发《高度》周刊）

高原讴歌

秘鲁之行之二——库斯科

王志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首都利马，飞机在秘鲁高原上俯瞰着高达六千米连绵不断的美洲最高山安第斯山脉，向东南方向飞往古城库斯科，从那里再转乘旅游观光火车前往此行的终点——有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美誉的马丘比丘遗址。

也许是西南半球冬季的缘故，山脊呈现出黛青甚至土黄色。山峰顶戴的残雪，在高原紫外线的照射下，融成雪水沿着峰坡流淌到低洼处，形成了小小的高山湖泊，像似一块块椭圆的青金石或孔雀石，静静地躺在峻岭之巅。偶尔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盘旋在山腰或山洼里，似乎提醒还有人烟。

大朵大朵的白云漂浮在机翼下方，似弹得松软的棉絮，舒展张扬，任意西东；又像巨型的卡通，在无重力的太空中飘荡，白云苍狗，任人想象。飞机顶上刺眼的阳光投射下来，间或穿过云气的缝隙，在山腰或山间平地留下斑驳陆离的影像；时而又被稍厚的云层挡住，在山峰或山洼中投下巨大的阴影，与阳光普照的毗邻处形成强烈的光影对比。我不禁想起了杜甫的诗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广袤静谧的高原和崇山峻岭曾是几乎覆盖整个南美大陆的印加帝国的疆域啊！

思绪随着白云飘荡，不知不觉，山峦的颜色渐渐地起了变化。开始时山峰一侧青黄，一侧青绿；继而绿色偏多，黄色渐褪；最后山峦全部变为竹青色。

飞机开始下降，在高空的罡风和山间的岚风吹拂下左右摇摆。依山势而建的屋宇栉比鳞次，坐落在高原山谷中偌大的古城晃入眼帘。千百块房屋顶部银白色的洋铁皮在阳光下照射下泛起镜子般的反光，衬托得块块酒红色的屋脊益发鲜艳夺目。神往已久的库斯科古城到了。

接机的导游叫路易斯·炯，地道的库斯科人。兴许是高原紫外线照射的缘故，比起平原地带秘鲁人的青铜色，他的脸色更接近紫铜色。炯敦厚，个不高，但很热情，未开口微笑已上眉梢。

甫出机场，一座由不规则的大石块砌成的红色圆柱形纪念碑突现在眼前。五米高的红色石柱上伫立着一个右手握着金色权杖的铜像。炯说，这是西班牙人来到库斯科时当时的印加王武士曼戈·伽帕克，他率领印加人殊死抵抗入侵者，后人树碑以示怀念。印加王坚毅的目光注视着群山峻岭，注视着他为之献身而逝去的伟大的印加帝国，与机场出口处第一位飞抵库斯科城的欧裔飞行员矮小的纪念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车子在崎岖而坡度极大的鹅卵石铺成的窄巷里疾驶，有时前面堵车，后面的一时上不去，只好退回低处重新加速一鼓作气方能冲上坡。这不愧是库斯科的一景。

库斯科的街景很吸引人。路旁是一片印第安市场，除了农土特产品外，服装、鞋帽、电子、五金小店挤挤挨挨，矮小黧黑的当地居民进进出出，颇像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北方小镇集市。身穿红绿蓝黄相间印第安人衣裙，头发漆黑，佩戴着形状各异的金银首饰的妇女在路边摆摊售卖各色土产水果，其中硕大无比的石榴尤引人注目，足有大碗口粗。间或身旁还安坐着一只驼色嘴唇浑身雪白的小小羊驼，温顺地咀嚼着食物，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世界。这是库斯科特有的景象。难怪妻子事后说，此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同驼羊合影。

因养狗，故觉得街道上狗似乎很多。这些狗或坐卧在房前屋檐下静观行人，或两两结伴并行，或三五成群奔走嬉戏，个个健步如飞。问炯，答曰：经政府治理和关怀，加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流浪狗已经大大减少，很多家养的狗很喜欢结群，所以看上去很多。不过，这也倒是库斯科的另一景。

其实，库斯科最重要的景在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和巨大屈辱的古城。

太阳庙，现名圣·多明戈大教堂便是这座圣城或太阳城历史的缩影。所谓的太阳庙——戈里甘恰（Coricancha 或 Qoricancha）——在印加人的盖丘阿（quechua）语里是金庙的意思。作为当时印加帝国政治宗教中心，金庙里装满或镶满了纯金。据说当年印第安人用以赎买其被西班牙人囚禁的印加王阿塔华尔帕的黄金就是取自这里。建于 1438 年的金庙是印加人祭拜太阳神的圣地，却于 1533 年毁于西班牙人之手。在此废墟上征服者建造了圣·多明戈大教堂。

在欧式正方形两层石建的回廊下面依然矗立着牢固的石墙。凹凸相接的巨大石块类似中国古代的榫卯结构，紧紧地咬合在一起，几乎天衣无缝，加上设计成梯形的门廊内聚力极强，足以抗击巨大的地震，无论从几何学、力学、天文学和材料加工学哪个方面来说，都显示了印加人的高超智慧。但坚固的城墙却抗击不了骑着马、拥有火绳枪和红衣大炮的西班牙人。一个八方来朝、疆土北起厄瓜多尔南至阿根廷北部的强大帝国却毁于一旦，在血与火之中轰然倒坍，何也？盖因社会形态之落后。落后就会挨打，就会灭亡，自然之理也。

走出教堂庭院，看见教堂的墙体分为三层颜色，原来是印加史前、印加帝国和西班牙三种文明在前朝遗址上加盖的庙宇或教堂。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朝代更迭、城头变幻、文明兴衰而进化，只是所谓的文明常常以更野蛮的方式取代野蛮。教堂内那幅充满动感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壁画便是明证。

一个一文不名泼皮牛二式的西班牙市井流氓弗朗西斯科·比萨罗带领一群喽啰闯到美洲，用阴险的手法囚禁了印加王阿塔华尔帕。他欺骗印加人说，只要用黄金填满关押印加王的牢房和用银器

装满另外两个小房间，就释放他们的王。没想到印加人举国动员，很快就将三间房间都填满了金银器，可比萨罗却背信弃义，卑鄙地杀害了阿塔华尔帕。最终西班牙人用血与火灭掉了印加帝国，开始了三百年的殖民统治。

壁画中比萨罗那蛮横的嘴脸和狡黠的神情、身穿道袍的教士强行将圣经塞给阿塔华尔帕王的虚伪面孔、印加王高傲的表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就这样被基督教灭掉了。

我们有幸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太阳节。每年6月21日冬至是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太阳节，24日达到高潮。至今全秘鲁只有库斯科仍然将其保留为法定的传统节日。当地人在冬至降临之时，感谢太阳神一年来施予他们的阳光雨露，祈盼来年阳光普照，带来丰收。

在汽灯的映照下，中心广场——武器广场上挤满了身穿印第安人红蓝绿黄相间的传统服装的人们。头戴银饰和羽毛古装的男人们在一面面印加帝国的彩旗辉映下载歌载舞，围着广场转圈。还有不少人坐在彩车上欢快地游行，不时地向路人抛扔水果，分享其快乐。间或四五个人的小乐队吹奏和弹唱起传统乐曲，一张张古铜色的脸庞上呈现出快乐和忘我的表情。

此时，蓦然响起了一只泥哨，其声呜呜然，如泣如诉。接着，一个排箫深厚、悠长、凄怨的气流冲击着夜空。这是成为世界名曲的秘鲁民歌《雄鹰逝去》的旋律。原本受到节日气氛感染的心情，顿时变得阴郁沉重起来。最后一位印加王被卑鄙地暗杀后化作雄鹰迟迟盘旋在高原古城，不舍他的子民，绝望地望着在血与火中化为废墟的帝国，发出了绝世的哀鸣……

高原的夜晚寒气逼人，却挡不住热气腾腾的小吃散发出来的香气，更挡不住人们心中的热情。这是印加帝国太阳子孙的后裔们对上苍的感谢，是对其故国的怀念，也是对高原曾有的伟大文明的讴歌。



秘鲁马丘比丘遗址

雪花，亮晶晶

习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作者简介】习军，出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教书、考研、出国、治学，至1998年移民加拿大，定居于温哥华。在加期间做过很多不同事情，但以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为主。退休前在UBC执教15年。2017年成为加华笔会会员。

看看表，快四点了。朝窗外看看，天阴阴的。散步还是要去的。我和太太穿暖和了来到了外面。天已经暗下来了。刚从屋里出来，虽然有些冷，但是那空气却那么的清新，它直入心肺，让人忽然感觉着浑身特别轻松，脚步特别轻盈。

每次这样走着，总会忽然间就有了小时候的一种感觉：星期六的下午，天已经暗下来了，从幼儿园出来，穿着棉猴、戴着棉猴的帽子，两只手上戴着棉手套，整个一个人被妈妈包了个严严实实。从屋里一出来，阴冷清新的空气忽然直沁心肺，好舒服啊！

外面已有一辆三轮车停在那里。妈妈把我抱上去。三轮车的车厢是那种蓝色的棉被似的东西做的。我坐在妈妈身边，车子走在路上。我悄悄把身边的“车窗”扒开一个空隙朝外看。下雪了。细碎的雪花时疏时密，在路上的车灯里，纷纷扬扬地飘落着，亮晶晶的。

这样下的雪叫“小雪”。“小雪”既是雪的一种规模，在中国农历里也是一个节气。立冬、小雪、大雪、冬至……一年里共有二十四个，周而复始。人的一生从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再到老年，那它也是周而复始的吗？

进入中青年后，我被学校公派到了新加坡，在那里读研。新加坡是个热地方，不下雪。但是圣诞节他们也过。到了圣诞节，家家户户、商店街道，也都会妆扮起来。乌节路是那里最繁华、最著名的商业街。我们走在乌节路上。街道两边搭起了很多小棚子。有的小棚子妆扮成了耶稣诞生那夜的马棚。马棚里，小羊卧在地上，马槽里安躺着小耶稣，马利亚和约瑟站在马槽旁。我形象地看到耶稣降生的场面，就是那时、那里。

那些圣诞装饰中，雪都是用棉花做的。可是即便那样，当地朋友告诉我说，乌节路的圣诞妆扮在世界评比中竟然连年拔得头筹。

新加坡人要想看到下雪，真的不容易。那里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雪，往往是在“下雪馆”里。交一些钱，进去，一会儿，“天上”就会下起雪来。那是人造雪。后来，他们长大了，有的人出国了，来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了真的雪，经历了真的下雪。

一般来说，没有专门看下雨的。但是看下雪真的是一件很惬意的事。那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了。大课间的时候，楼上的同学们聚集在了窗户前，整个校园尽收眼底。鹅毛大雪飘飘扬扬，整个校园迷迷茫茫。小路、树杈、屋顶、路边的雕塑，渐渐覆盖上了薄薄的雪。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小路上留下了长长的一条黑色的车痕。

“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大喇叭里传出了歌声，响彻了整个校园上空。本是广播体操的时间，可是今天大喇叭传出了这首歌。哦！广播站的同学很是性情中人啊，在这个时候播放这首歌！

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
你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
你是春雨的亲姐妹哟，
你是春天派出的使节。

在这歌词里，雪被拟人化了：雪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了。雪是不是人且不去说，但是雪肯定是水的“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中的一节。儿童动画片电影“雪孩子”中，雪孩子化成了水，水变成了蒸气，蒸气升上了天，在那里又变成了水，后来又以雪的形式来到地上。在电影主题歌的歌声里很多小观众都啜泣了。触动他们心灵的，也许是小白兔的经历，也许是雪孩子的精神。但是“永恒”这个概念也许就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种在了他们的心底里。

歌声回荡在校园的上空。那歌声是女高音，但是那漂亮的女高音里透着浑厚。高音表现了雪的飘逸；浑厚，刻画出雪的深沉。

每一片雪花都是极轻的。但是片片雪花集聚在一起时，雪就是一种深厚的力量了。皑皑白雪覆盖在白令海峡的广袤冰原上，据说，亚洲人就是从这冰雪上走过了白令海峡。他们来到了加拿大这块地方。

再后来，人们来到加拿大就不再是从白令海峡那里走冰踏雪过来的了。他们乘船，再后来乘飞机了。

不论是以哪种方式来到这里的人们，有的来自那从不下雪的地方，有的来自冰雪世界的北方。在这里，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共同生活。各有各的文化，但是大家一起追求着人间的美好。人间的美好可以统一一切，就像大地被雪覆盖时一样——大雪让一切都变成洁白一片了。

天黑下来了。忽然，我感觉到天上飞扬起细小的雪花来。晶莹剔透的小小的雪花——不，小小的颗粒，在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的灯光里，亮晶晶地一闪一闪，纷纷扬扬。

我拉着太太的手，望着灯光里的马路，感觉着自己就像刚刚从小学校里放学，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咱们去买贺年卡吧，给妈妈寄去。”我提议。

太太说：“从手机上发呀。现在谁还寄卡啊？”

也对哈。无论用哪种方式吧，给我们的亲人、朋友们送去岁末的问候吧。祝他们安康！

【注】：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诞生当夜，她的母亲 Mary 把祂放进了马槽，因为各客店均已客满。在华人世界最通行的和合本圣经中，Mary 中文作“马利亚”。Joseph 的中文译法常见者有“约瑟夫”和“约瑟”。和合本中作“约瑟”。

那年的那场冬雪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Daddy, it’s snowing!” 儿子兴奋的声音回荡在大厅，撞击着墙壁、撞击着窗户上的玻璃，穿过楼梯，钻进书房，爬入他那忙碌的耳朵。他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书桌上快速地记录着。“Wow, I will come.” 他捂住听筒，回应了儿子一句。

这个冬天，如果没有她来的这个电话，似乎和其他冬天没什么两样。他会立即冲到屋外，同儿子一起堆个大大的雪人，再把路上的积雪清理掉。在国外，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的雪地上摔倒，可是要负责的。儿子还不到十岁，扫雪时，经常会做“忙中添乱”的小帮手，父子俩的逗笑画面早被妻子拍成了照片。可现在他的心情有些焦虑和复杂：她的声音依然那么柔软、动听，但语气里满是迫切和不安。她是他的初恋。他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他们重逢或通话的场景，却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开场。他已经到西雅图十几年了，很少回国，她是怎样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肯定费了不少周折吧？他已经无暇顾及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帮着抢救她丈夫。他拨通了Cancer General Hospital 亨利医生的电话，寒暄了几句，便直奔主题：“我国内一个朋友的丈夫得了淋巴癌，想到美国来治疗，您看怎么处理？”亨利医生也开门见山地、很专业地给他讲了流程，最后还不忘叮嘱他：“照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先给他提供口服药，减缓病情的发展，让他们抓紧办理手续过来吧。”他长舒了一口气，赶紧把这些信息转发给了她。不一会儿，手机上就收到了一连串感谢。他苦笑了一下，感觉俩人的关系似乎已经疏远。

望着窗外洒洒扬扬的大雪，他有些恍惚。那年的雪也很大，覆盖了校园，也覆盖了不远处的沙滩。天地间的画面似乎是静止的，偶有林梢的鸟飞过，才感觉到茫茫天地中有一线生机。礼拜天的早晨，很多人还未起床，他和她偷偷地溜出校园，在沙滩边上的小树林里穿梭。脚印深深浅浅，胸中充满着浪漫。“哎呀！”她叫了一声，跌倒了。他赶忙过去拉她，发现她的脚别在了雪地中的树根间。他赶紧用手扒拉她脚周围的雪，然后尝试移动，结果还是不行。想了想，他干脆把她的脚从鞋子里先拿出来，再抽出鞋，然后给她穿上。“手冻坏了吧，给你暖暖。”说着她把他的双手攥到了自己的手里。他一愣。这是他们相处半年多来，第一次牵手，他有些不知所措。看着他那窘迫的样子，她立马也感觉自己有些异样，脸颊绯红。他看呆了，不由自主地抽出双手，张开双臂，把她揽入了怀里。她立马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手开始有些不自然，无处安放，后来顺势慢慢地搂住了他。他喃喃着：“我爱你……我爱你”，接着捧起她的脸，迎着她的唇，深深地吻了上去。她一阵眩晕，双眼微闭，含糊不清地说道：“我也爱你……”。

校园的生活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每到毕业季，除了同学间的依依不舍，就是恋人们的肝肠寸断。他们也不例外。他被分配到了沿海开发区，她被原籍要了回去，因为她的家乡在大城市，需要人才。她很满意，这样可以照顾父母，生活、工作两不误。她要求他一起到她的城市，通过父母可以给他安排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他拒绝了。她一呆，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没反驳过半句的他，怎么这么决绝？她伤心地哭了，无论他如何劝，她都不再理他。他最要好的朋友把他臭骂了一通，说他远离家庭，对父母不负责；远离爱情，对她不负责。他一声没吭——如果这样能让朋友、让自己爱的人心里好受些的话，他心甘情愿。他理解他们所说，他不是没有七情六欲，但他有他自己的难处。他没有显赫的家族，也没有当官的父母，他的前途只能靠自己，他不能失去这幸运的机会。他越爱他们，就越要有所作为，以后才能有所交待，否则连爱他们的资格都没有。过早的生活磨难，让他明白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是空谈，只能百事哀。

在她离开的那个晚上，他要去送她，她拒绝了。她找了另外一位暗恋她的男生帮她搬行李、送上车。他只能偷偷地在拐角处，远远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车门口，然后列车渐渐远去……转身的瞬间，眼泪横飞。他抹了一把脸，骑车疾驰，回到宿舍，倒头便睡。梦里全是那个飞雪的冬天，反复循环……后来朋友说他高烧了一天一夜……

他到了新的地方，给她写了很多信。告诉她，等稳定下来，给她找好了单位，让她一起过来，再度比翼齐飞。可是信件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听说她结婚了；再后来，有了一个女儿，家庭很幸福……可再后来，听说她的家庭并不幸福，同丈夫分居了……

以前每年下雪的时候，他心中都会翻江倒海。但随着妻子、孩子、家庭的美满，他也尘封了那段回忆，对冬雪有了新的情感。

“儿子，爸爸来了，我们一起堆个大雪人。”“Yeah!”儿子兴奋地在雪地里跳着。挥动雪铲的瞬间，他看到了窗户里的妻子，正含笑地注视着父子俩。他也坦然地、默契地冲着妻子笑了。他知道这个冬天和那个冬天是两个平行的空间，他可以倾尽全力去帮助、温暖那个冬天，但永远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的点。

那年的雪，永远下在了那个冬天……

蓝山小木屋

梁娜/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老米的父母在年青时曾当过兵，父亲步兵，母亲话务兵（收发电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父亲参军保家卫国转战欧洲多国，屡次身负重伤，立下战功获奖无数；后来解甲归田，继承祖父母的土地，加上自己购买的一部分土地，在美国 Oregon 州的一个小镇创建了一个果园，同时也在离家十多公里外的蓝山上购买了一个小木屋，用于周末和假期用。夫妇俩共养育了四儿两女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都在果园里长大，从小接受着父母军事化的管理：做事独立、效率高、自律性强，个个身强力壮高大健康。夸张的是，老米六岁时就可以站着开拖拉机了。十二岁时，父母便告诫四个男孩，零花钱要自己挣了。孩子们初高中假期全没闲着，在果园里和外出打工，挣的钱被父母告之要存一半以供自己今后上大学用。六个子女全部都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花过父母的一分钱，也没什么贷款负债。他们毕业后分别成为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护士、老师和果园农场主。军人出生的父亲在孩子们年幼时就特别注意培训男孩子们要具备顽强的意志力、健壮的身体以及掌握各种生存技能和热爱户外活动：包括打鱼、狩猎、滑雪、漂流样样都不缺。女孩子们则受母亲的影响多一些，除会读书、喜欢音乐和运动外，女红家务也是一级棒。美式教育中培养孩子的生存生活能力和享受生活能力的育儿观，在这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得以充分的显示和发挥。

星期天是不工作的，父亲带着男孩子们在蓝山上玩：或登山、或狩猎，或在小溪河里抓鱼。母亲和女孩子们则在蓝山的小木屋里准备饭菜。母亲如需要通知在山上野玩的男人们回家吃饭时，就按汽车的喇叭，通过发出不同长短的声音来传递不同的信息。做过话务员的母亲制定的“密码”，孩子们都能翻译出来：几声是该回家吃饭了；长而急促的声音是紧急情况须立即回家；慢慢的三声是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回家等等。真比现代手机还方便还没话费，而且还不会错过。小木屋位于蓝山山腰的山谷里，当汽车喇叭响起时，嘹亮的声音就会在整个山林中回荡，那是母亲在召唤她饥肠辘辘的家人该回家吃饭了的声音。等着他们回来一起享用热气腾腾的烤鹿肉、烤鸡肉、燉牛肉蔬菜汤、新出炉的面包、新鲜丰富的蔬果和他们最爱的野生蓝莓派等等，何等的温馨和浪漫。

几十年后每当老米讲起他童年的故事，都会眼含热泪流露出幸福甜蜜的神情，充满了对往日生活的无比眷恋。这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全世界的美国著名电视连续剧《草原小屋》：一部描写早期美国一家人艰苦创业、过着简单纯朴的生活、然而充满了感人的温情和爱的故事。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俊男美女的老米父母早已逝去，但留给后代人甜蜜温馨的回忆却永远不会磨灭。在老米母亲离世的前几年她留下遗言：希望她的子孙们不要随着父母的离去而散去。她之所以留下这个小木屋，是希望他们在周末节假日还能相聚在这里。后代人确是做到了。他们定期在这里相聚，尤其是感恩节和圣诞节。他们也没有改变这个小木屋太多，尽量保持原来的模样，还是那样朴实无华且舒适实用。冬天壁炉里炉火熊熊，四五间睡房都有取暖器，温暖的鹅绒被足以抵挡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夏天山风阵阵凉爽宜人，窗户上装有纱窗以抵挡住蚊虫的困扰。冰箱内永远是装得满满的食物，橱柜里的各种调料要有尽有，加上还

有来自果园的新鲜水果。屋内的一切装璜和饰物都与山林生活和森林野生动物有关，自然温馨有情趣，与外面郁郁葱葱的山林世界融为一体。

近几年来老米的弟弟也在邻近添置了一间新的小木屋，外部平凡低调不扎眼，但里面就比父母的小木屋奢华太多了。虽置身于森林和野生动物之中，屋内的现代化电器应有尽有，传统现代两不误，而且距父母留下的小木屋只有几十步之遥，享受着怀旧的温情和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的舒适。后一代美国人拼命工作，尽情享受的生活观略见一斑。兄弟几人只有弟弟继承了父亲的行业，继续经营果园。因他受过专业的高等教育，技能胜其父亲，水果品种更多，果实更多更大也更甜。他在打猎方面得益于父亲对他的射击专业训练，再借助现代科技器械之助，以致他的枪法更准，打的猎物也更多，因而成为当地有名的果园经营和打猎的达人。但他最崇拜的人仍是他的父亲。

老米家兄弟姐妹六人，除二人在外州工作外其余四人均在老家附近的小镇安居乐业，虽都是专业人士，但还是故土难离。第三代人均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毕业后却无人愿留在小镇工作。蓝山小木屋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圣诞节回来短暂的停留、与家人共温儿时旧梦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天气晴朗时，男人们带着妻儿驾着四轮驱动的雪车在铺满了厚厚积雪的崎岖山路上下飞奔，互相追逐，欢声笑语打破了蓝山的沉寂。过完节日几天后，年青人收拾起行李，吻别了年迈的父母，离巢返城了。于是老人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等待儿孙们归来的期盼。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留在家乡的老人每家都有一条视为自己儿女一样的狗。为了这只宝贝宠物狗，他们开的是宽大的皮卡，（不再用房车）与狗吃在一起，（狗在餐桌下，有时也坐在椅子上），与狗睡在一屋（狗睡床边，有时干脆就上床与主人一起睡了）。老兄弟姐妹见面时，谈话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关于各自的宠物狗。他们全都能记住每只狗的名字，聊起天来指名道姓的仿佛是在谈论家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手机里存放的狗狗照片比家人的还多。

持续三代的老米家的果园，目前由他弟弟经营，但已经在考虑要逐渐缩小规模或出售了。虽目前土地还在祖屋还在，但不知道他的孩子是否将来能继承这份辛苦的营生？难说，因孩子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现都住在大城市里，并且有了很好的工作。同时孙子们也上的是城里的好学校，农场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

几十英亩的老米家果园，种有品种非常优良的苹果、梨、桃、樱桃、西梅等水果，由于品种不同，收获季节前前后后就要持续四个月。虽摘采季节和施肥剪树等体力劳动都是请的墨西哥短期工人来干活，但平时经营整个果园就只有他一个人。他需要具备十八般武艺：不但会电脑，会计帐还要会操作各种不同的大型农业机械并懂维修，此外还需操心水果的种植与营销事务，的确非常的不容易。美国农场主非常高效率，一人顶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手工工作，是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作。虽然收入不菲，但这的确是一个十分辛苦而又孤独寂寞的事业，现代年轻人那里耐得住。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小镇农村人口走向城市，农场缺乏经营人手的现象大量出现，这不仅是老米家存在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北美乃至全世界都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喜是忧，历史自有评说！

落寞的老米家果园，冷清的蓝山小木屋，将随着第二代人的离去，渐渐成为后代人儿时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一个回不去的遥远的过去了……

师品

段莉洁/美国（加华笔会会员）



儿子最近上学总是磨磨蹭蹭地迟到，问他原因，他说不喜欢第一节课的英文老师。我顿时对他多了一份理解，少了几分埋怨。因为我曾经受过某些老师心灵上的摧残。上班的路上，我开着车，目光穿过前方的薄雾，为那时的我哭泣，脑子里出现了“师品”这两个字。师品即老师的人品。老师们自己大概都无法想象，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一个眼神，对学生的影响有可能是终生的。

记忆中有两个“坏老师”。我上初二的时候，一个英文男老师李老师总让我给他洗衣服，连同他穿过的秋裤。我初一刚住校，离家二十多里地。开学后父亲去看我。我站在放学的队伍里，看到父亲，“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是转校生，比别人晚一周开学，英语课也从来没学过，晚上经常开着灯加班。睡在大通铺上的舍长说灯光刺伤了她的眼睛。灶上经常做我在家里也不爱吃的炒茄子，可见我那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但李老师的洗衣命令我不敢违背。他专挑了我给他洗衣服，许是看中了我的温顺甚至懦弱，但他不知我骨子里是有硬刺的。有一次他送脏衣服到我的宿舍刚离开，我便愤愤地发牢骚。他大概是听到了我的愤怒和抗争，返回来说：“不用你洗了。”乖乖地把衣服拿走了。我总算脱离了苦海。现在想来不免对那脏衣服及脏衣服的主人充满了厌恶。

上高一时，我在联欢晚会上说了个相声，惟妙惟肖的表演，博得了班主任冯老师和同学的青睐，他们把原来的宣传委员推倒，让我取而代之。我怀着万般的热情，投入到新的领导角色之中。在晚自习开始前，我带着同学们唱歌。我以为可以缓解大家考大学的压力，可我渐渐注意到同学们并不享受我的努力，有的很不耐烦，有的甚至学着我的腔调唱歌。我眼里的光逐渐黯淡，被自卑感充斥：我一个从农村来到市里的小娃娃，会唱的歌不多，也许我站在讲台上带他们唱歌，不过被当成了笑话。更糟的事发生在一次歌咏比赛后。得第一名的是很会打拍子生长在城里的宣传委员的那个班，而我只在初中时看过老师拉手风琴，拍子不会打，组织的也不好，我们班自然没拿上名次。从此，冯老师就拿我当空气了。以前我是他上课爱提问的学生里的一个，他不仅把我从提问名单里踢掉，甚至不跟我说一句话。他的这种无言的不睬，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情绪。“第一次见到你，你活泼热情；第N次见到你，你变得少言寡语；第N+1次见到你，你的眼里没了生气”，这是我一个男同学王同学在我毕业留言册里对我的写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的内心，甚至比我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今，我想起这留言，心底依然会痛，为那个当时可能已经患上了抑郁

症却浑然不知，既没有告诉远方家乡的父母，也不知跟谁倾诉的我。我多么想回到当年，抱抱那个孤单无助的小女孩。

从小学到大学，好老师自然不少。记忆里深刻又可爱的获得前两位提名的是赵老师和周老师。赵老师是初中继那个坏李老师之后教我的英文老师。赵老师那时刚刚大学毕业，血气方刚、一表人才、潇潇洒洒。他的英语发音也很准，不像有的带着家乡口音的其他英文老师；而且他对教育我们充满了热情，我的英语的坚实基础就是那时候打起来的。我的记忆力好，英语成绩名列前茅，我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后来我妹妹上学，他叫她回答问题，叫出的竟是我的名字。

周老师是我高中的物理老师。他一年四季都穿着深蓝色的老式上衣，扣子在一侧的腋下扣着，且是盘扣。他是我们学校最出色的优秀教师，却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他满脸谦和，讲课异常投入。他的投入你可以从他的袄子上看到，那上面满是白色的粉笔印子，他似乎把物理公式也涂鸦在衣服上了。但他丝毫没有察觉，或者丝毫不修边幅。据说，他不叠被子，床上一半是书，一半是被子，以至于被窝里都生出了小老鼠。他是上海知青，妻子是组织上介绍给他的纺织女工。我们都见过她。虽然也穿着同色同款式的蓝色袄子，但她跟这个细皮嫩肉皮肤白皙的优秀教师确实不配。不过他们有两个聪明英俊上了顶尖大学的儿子。我们对周老师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钦佩他，又有些同情他。他好像认识班里的学生，又都不熟；我很少提问题，估计他见了面也不知道我是他的学生。但我的物理成绩在他热情出色的教授下，提高显著。

过去在记忆中缓缓流过，我的父母虽不知道我曾受的委屈，但他们的爱一直温暖着我，让我在失落的时候心里可以紧紧依偎着他们。那些“坏老师”们，也许他们已经忘了曾经被伤害的我，但我兴许在那艰难的境遇里变得更为坚韧。那些好老师们，他们曾经是我生命旅途中的过客，但却是我记忆里的常客。每一份经历，都铸造了今天的我；每一份经历，都没有白白来过。

【小说】

小婉（连载之七）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接上期）

小婉和郑刚那次谈话后，让她对这个“大男孩”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时也会在路上遇到，互相攀谈几句；偶尔也会在图书馆碰到，小聊一会儿。小婉发现，郑刚实际很有主见，只不过不太想同外界过多接触而已。有些事情谈起来还是头头是道，偶尔也会开个小玩笑。

自从上次让郑刚给 Eason 带话，拒绝他的交往以后，似乎 Eason 收敛了一些，不再那么突兀地表白。但是，每当有机会见到小婉，还是说些让人脸红心跳的话，小婉也已经见怪不怪，从不搭理这茬。郑刚似乎在他身边的机会少了，不知是因为上次小婉刺激他的话起了作用，还是他有别的原因。直到有一天，他们几个人居然在图书馆碰到了一起。

那天，小婉去图书馆查资料，正赶上郑刚也在那里读书，就聊了起来。正在这时，不知哪阵风儿把 Eason 也吹了进来，他被三四个男女同学簇拥着。刚看到小婉和郑刚，他一愣，立马走到他俩身边，“怪不得你不答应做我女朋友，原来你有主了！”正在边看书边聊天的小婉和郑刚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你！”小婉刚想发作，看到周围的人也都看向这边，赶紧用手指头放在嘴边做了个噤声的姿势。Eason 看了看四周，把声音也压低了，冲着郑刚说，“我拿你当哥们，让你去送信，这么信任你，你却撬我的墙角。”“你胡说，我没有！”“没有？这几天你躲我干啥？怪不得见不到你，原来在这里约会。”“你……你……”郑刚被搞得脸红脖子粗，极力地想申辩。“是啊，我们在谈恋爱，请以后非请勿扰。”小婉上前一步，挎住了郑刚的胳膊。“别、别……”郑刚更窘迫了，手足无措。“行，算你狠！”Eason 拿手指着俩人，一时竟然语塞。刚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冲着小婉说，“不过，我这哥们可是老实人，你可不能伤害他。否则，我跟你没完！”说完，Eason 带着那几个人离开了。“你有病吧！”小婉气呼呼地回怼了一句。郑刚尴尬地手足无措，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想到这里，小婉笑了。这一幕，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Eason 再没招惹过她。而郑刚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令小婉没想到的是，后来居然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George 一早给她发来短信，告诉已经确诊了。沿岸卫生局的医生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先居家隔离，多喝水。万一进一步恶化，再打 911，直接去急诊。“啥？现在不用去医院？”小婉赶紧给 George 打了电话，她生怕自己看错了。“是的，医生告诉居家隔离相对更安全，因为医院患者实在太多。”“哦！”这个理由确实充分，可小婉还是不放心，“那你吃饭怎么办？”“叫外卖吧！”是啊，温哥华太方便了，不但外卖、出租车都随叫随到，而且很多还是中文软件，可以用支付宝或微信红包结算，同国内没啥区别。“那你好好休息，有事随时联系我。对了，如果发烧，就吃泰诺林。”“好的！”George 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恐慌，仿佛长大了许多。

放下电话，小婉赶紧烤了片面包，抹上草莓果酱；又煎了个鸡蛋；倒了杯牛奶；迅速端到电脑桌前。她的网课已经开始了。

今天上网课，小婉有点心神不定，说不出哪儿不对，她只好努力地保持着注意力集中。

手机闪烁，提示有信息收到。她通常上课会把手机关闭，但是现在家里有事，只好开着。打开一看，是爸爸发来的讯息，小婉的心里一沉。她一早起床看了手机，妈妈、爸爸都没有留言，以为结果还没出来呢。爸爸在微信里告诉她：妈妈已经确诊，阳性；自己却为阴性。小婉顾不得上课，立马给爸爸发送了视频通话要求，爸爸在视频里显得有些憔悴。“爸，我妈咋样了？她在哪儿？我能同她通话吗？”小婉急切地问道。“你妈开始情绪很不稳定，有些承受不了。现在好些了，正接受治疗。你要不先给你妈发信息吧，我怕她接电话不方便。”爸爸的言语充满了焦虑，“你发信息的时候，多鼓励鼓励你妈……”“好，爸，我知道。您在哪儿？还在医院？”小婉尽管心乱如麻，尽量克制自己，保持镇静。“我还在医院，明天一早回去，因为家里要消毒，刚安排好。本来我还想到你妈的病房外边看看，医生不让。唉，真奇怪，这病怎么让你妈得上了呢？要是我得……”“爸，”小婉知道父母情深，但还是忍不住打断父亲，“你有没有让医生再给您重新检测或确认一下？”她希望父亲没事，可是共处一室，难道真的没被感染？“我也觉得奇怪，当时就问过医生了。他们告诉在看到妈妈结果时，也不敢确定，后来又慎重地、专门核实了我的结果，确实没问题。”爸爸的话，让小婉心里稍稍安稳了些。“爸，那您好好休息吧，我给妈妈联系一下。”“好！”

小婉发给妈妈信息后，妈妈破天荒地没有立即回复，这让小婉心里“咯噔”一下。她也不敢贸然去电，怕影响医护人员的工作，真是心急如焚啊。好在没多久，手机“叮铃”一下，有消息，小婉立马查看，是妈妈留的语音：“闺女，妈已经在治疗中，你好好学习吧，不用担心我……万一、万一妈妈有大问题了，你已经是大姑娘了，照顾好你奶和你爸……也照顾好你自己……”小婉听得泪流满面，怕妈妈继续胡思乱想，她赶紧抹了一把泪，调整了一下情绪，用柔和的语气把 George 确诊后只能居家隔离的事告诉了妈妈，鼓励她道，“在国外，对待新冠病例，就如同对待重度流感一样。国内已经有成熟的治疗方案和那么多的经验，相信妈妈一定没事的。”小婉的话似乎起了作用，妈妈再回复时，声音已经平稳了许多。

小婉把同妈妈沟通的情况给爸爸说了一下，让爸爸放心。同时，她问奶奶那边怎样了？“奶奶的治疗还算顺利，比较稳定，护士每天都会通知我一下。”这让小婉心里踏实了一些。

奶奶是家里的“老宝贝”，她是家里的“小宝贝”，爸爸经常这么说。奶奶是地道的山东老太太，喜欢做面食，说着一口“海蛎子”味的（黄渤的话）山东话，声音也有些大嗓门。奶奶的笑很爽朗，每次听到奶奶的笑，仿佛心里任何的苦恼都会一扫而光。“奶奶，您可真是老宝贝！”小婉在家的时侯，经常学着爸爸的话逗奶奶。“你是奶奶的心肝宝贝！”祖孙俩在客厅里欢乐成一团。

奶奶开始不喜欢武汉这座城市，她住惯了海边，而且山东四季分明。武汉一到夏天，干燥的热浪让她很不舒服，有时觉得气闷。刚到武汉住的时候，奶奶每次住不到两个月就得赶回老家去。小婉也就经常跟着父母去山东探望奶奶，奶奶的家乡有好多好玩的、好吃的。每次回去，小婉都会和奶奶家邻居的小朋友们去海边玩沙子，捡蛤蚧、扇、海带、还有小蟹子，当然最好玩的还是游泳。一群小朋友在海里沉沉浮浮，你追我赶，救生圈扔来扔去，还打水球。吃饭时，奶奶就会端上热气腾腾的鲅鱼水饺，爸爸吃得满嘴流油，妈妈和她只吃青菜，偶尔会吃虾、鱼。奶奶说鲅鱼水饺里的鲅鱼是新鲜的，味道可鲜了。可是她和妈妈就是吃不惯，老觉得有股味道。后来，从不吃米饭的奶奶，每次都会煮些米饭给她娘俩预备着。

随着年龄渐老，奶奶逐渐在武汉住的时间久了，而且不再怎么提及回去。爸爸曾对妈妈和小婉说，“奶奶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才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牺牲啊！”妈妈说，“既然奶奶不回去住了，那边的房子卖掉吧。”爸爸却说千万不能提房子的事，那是老人的一个念想啊，那是奶奶的根。果不其然，后来奶奶在一次谈话中，很郑重其事地对小婉的爸妈说，“我一时半时的不回去住了，那栋房子就租出去吧。等我老了后，你们一家回山东还有落脚的地儿。你们以后退休了，不回海边住呀？”“我们……”妈妈刚想说话，爸爸抢先道，“我们回去，等孩子长大嫁人了，我们也退休了，就回老家去。”爸爸冲妈妈使了个颜色，妈妈赶紧附和道，“是啊，我们原先也这么想的。”“那就好！”老太太很满意地笑了。“将来啊，我孙女也找个山东人当女婿，是吧，小婉？”“奶奶……”小婉故意撅着嘴。“呵呵，看我的宝贝孙女害羞了。”“哈哈！”大家的笑声充满了温馨的小家。

“叮铃铃……”小婉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她依然接了起来。“Hello！”小婉刚说了一声，就听到听筒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小婉，是小婉吧？”“我是。你是？”“我是小雅的妈妈，小雅又不理我们了，还赶着我们离开她这个公寓。”“啊？你们给关爱青少年协会联系过吗？我能同小雅通话吗？”“我们没给什么协会联系，我们见你同小雅沟通得挺好，她也比较听你的，所以就打给了你。”“噢，好的，那请让小雅接个电话吧。”“小雅，小雅，你电话。”“不接！”听筒远处传来一个气呼呼的声音。

（未完待续）

老于

张新贵/江苏（加华笔会会员）



我不知道老于这家伙叫什么，他就是个卖鱼的，在小区附近，摊子有时铺在大马路上。要是城管看得严，他会扯得方、带得圆，然后打游击、躲猫猫。老于自认为生有三寸不烂之舌，经常自言自语地摆谱，可是话说多了，给人感觉除了好笑，还是好笑。能屈能伸的他，没有下不了的台阶。

第一次偶遇老于，是春节后没多久，丈母娘过生日，理应忙办水礼。馒头、寿面、肋条肉齐了，就差鲤鱼。我满大街地找啊、找啊，唯独没发现集市上有鲤鱼出现。

是他，记得当时瘦精精的个子，一脸的疲倦样，意外地堆着满面笑容，和我打招呼：“大爷啊，今个想弄点什么吃吃啊？”

我停下车来看了看说，我要鲤鱼你没有。他偏说有，马上掏出手机打电话，“喂，你能不能架个势，把小厨房旁边大铅桶里的两条鲤鱼送过来，人家大爷在这块等着要呢。行啊？行啊？”

“我没说要呢，你就打电话叫人送，万一不要呢？”我说。

“哎哟喂，多大个事啊，也不值什么钱，我这两条鲤鱼漂亮啊，当水礼，放捧盘，有礼有面子，人见人爱。”老于开始话痨了，一边问你出什么人的人情，一边开始倒苦水，他说跟老婆好多天不说话了，在相互怄气。刚才电话就是给老婆打的，正好借机和老婆搭搭话，看看她对继续做鱼生意到底配合不配合。

老于的表情着实丰富，东拉西扯，侃起大山来抑扬顿挫、绘声绘色。见我在寒风中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他又说，我老婆该派人来了，其实她人还是不错的，你马上见到人就晓得了。她啊，耳朵根子软，听不得别人挑。

人来了！老于兴奋得惊叫起来，而来者脸上并无表情，感觉她手上拎得很沉。会是我想要的鲤鱼吗？她瞟了他一眼，一声不吭。老于用两只手捧起鲤鱼，嘴里开始赞不绝口。

这鱼适合做水礼用？大的一条接近5斤，小的一条3斤。太蠢了！你把本大爷当成太不会办事的大少爷了！我第一时间表态，显然是不满意，不想要。

老于的女人又瞟了男人一眼，冷冷的，还是一声不吭。老于开始打花脸了，“鲤鱼作兴一大一小，对公对母，大的大气、好吃。”

见我没有动心，老于示意我在女人面前千万要给他面子，于是一再地对我挤眼睛、打手势。50、45、40，最后比划成38，意思要我出38元钱成交，给他一个在女人面前的自信。他关键时刻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

和老于就这么一别，半年过去了。原来的路边上再也没见到过老于的影子。我第二次意外发现老于，是一个下雨天的早晨，他已经在小区院子里摆设了一个有模有样的鱼摊位，正忙着退钱给一位老者，原因是，他忽悠老者买他的虾子，个个包活，回家发现有死的直接拿过来找他，老者真的找来了。

我决定买一条鳊鱼，老于显然已经认不得我，嘴里像灌过油似的，重复地叫卖，“全是湖里的鳊鱼，野生的，人家卖10块钱一斤，我卖9块。”说完，他麻利地捞出一条就称。我一看，小了，自己动手换了条大的。老于拿了只厚方便袋，灌上鱼往电子秤上使劲一扔，立马报出了价钱。我问他鱼多重。老于回答：生意不做不碍事，斤重不会少你一钱。

那到底多重？

老于眼珠一转说，你拣的这条鱼，黑皮子，纯野生的，10块钱一斤。此刻，鱼已被摔到他老婆面前待杀。

“不杀，我要带下乡呢。”他老婆抬头朝我望了望。免费杀鱼几乎成了该派的服务，太正常不过了。不要服务反而显得不正常了。老于又殷勤地抽出了一只黑色的半大的厚袋子，叫她老婆将鱼再加个外套。

“野生的鱼劲大、活蹦乱跳，万一袋子被拱破，鱼漏了就可惜了，我多花两个袋子小意思。”老于抿着嘴，一本正经、一脸深沉。

老于的老婆起身，掂了掂袋子里的鱼，一声不吭地从收银的盒子里摸出了三个硬币，连同鱼袋子一起塞到我手里。老于什么话也没说。

【剧本】

一诺千金

王维新/中国宝鸡(加华笔会会员)



人物表

张云刚 13岁，金鹿小学初一(4)班学生，沉默、寡言、好学、上进。
季生泰 32岁，退伍军人，坚毅、忠诚、守信、善良。
何慧云 28岁，金路小学初一(4)班语文教师，爱好写作，清纯、活泼、浪漫、阳光。
周艳丽 25岁，百货商场营业员，季生泰前女友，势利、多疑、虚荣、娇气。
张志立 38岁，某部尖刀连连长，张云刚生父，英勇、善战、豪爽、义气。
王爱琴 36岁，前线救护所医生，张云刚生母，漂亮、敬业、热情、细心。
季生福 28岁，季生泰弟弟，私营企业老板，自私、心虚、薄情。
另有季生泰母亲、弟媳、护士等过渡人物若干。

剧情简介

金鹿小学新来了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她业余爱好写作。为了掌握学生的家庭状况，她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调查表。表格回收上来后，她发现张云刚的调查表里，在爸爸栏目里写着季生泰三个字，母亲栏目空白，便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他说自己没有妈妈，自小只有爸爸。何老师感到奇怪，他姓张，他爸怎么姓季，于是来到他家家访。

原来，季生泰是个复转军人，在西南打仗时，连长张志立和军医王爱琴夫妻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临终前，把三岁的儿子张云刚托付给他，他含泪承诺，替他们夫妇把孩子养大。复员时，他带着张云刚回到老家金鹿县，被女朋友张艳丽误会，两人分手。因为他是士兵，被安排在县机械厂当工人。后来转制，厂子被私营企业兼并。他腿有残疾，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辞退。他在街边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供张云刚上学。

有一年开学时，张云刚回来给他说，学校让交校服款，每人 300 元。家中已无存钱，他去找经营批发业务的弟弟借钱，遭到弟媳奚落，迫于无奈便去找血贩子卖血，挣了 300 元，交给张云刚。何老师被季生泰的事迹所感动，常常去他家帮助做家务，辅导张云刚学习。有一天，她拿出那张表，对张云刚说：“你在妈妈那个栏目里，写上我的名字。”

剧本正文

1. 金鹿小学初一(4)班教室 日 内

[早读刚刚结束，一个戴眼镜的女士走进教室。学生们主动起立、鼓掌，以示礼貌]

何慧云 我叫何慧云，从今天起，由我担任你们的语文老师。为了掌握大家的家庭学习环境，我印制了调查表，一会儿，由班长发给大家，你们放学后尽快签好，明天由班长收齐交给我。

2. 金鹿小学初一教师办公室

[何慧云正在批改作业，张云刚怯生生地站在门外，在已经半开的门扇上轻轻地敲了两下。]

张云刚 报告！

何慧云 进来。

[张云刚走到何慧云的办公桌前，低着头。]

张云刚 何老师，您找我？

何慧云 对了。你的表签的不完全啊，怎么妈妈一栏里空白，怎么你爸姓季，你姓张？

张云刚 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其他的我不知道。

何慧云 你衣服穿得这么得体、这么干净，没有妈妈，谁给你做这些？

张云刚 都是我爸做的，我家有一台老式缝纫机，他晚上用亲戚送的旧衣服，给我改制适合我穿的衣服，他还会做好多好吃的。我爱我爸爸。

何慧云 那这样吧，今天放了学，你领我去你家家访？

张云刚 好的。

3. 金鹿县十字街人行道

[何慧云和张云刚在等待绿灯，突然，何慧云的手机响了，她接听。]

何慧云 看电影？去不了，我要去家访。完了去吃饭，不必了，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学校。

张云刚 何老师，要不，你去看电影，我一个人回家。

何慧云 不，家访是我的工作，不能忽略。

4. 金鹿县文庙巷出租屋张云刚家

[何慧云跟在张云刚走到院门口，第一眼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瘸一拐地朝屋子的门口走去。]

张云刚 爸爸！我们老师来啦！

[季生泰猛一转头，何慧云看见这是一张棱角分明的男子汉的脸庞，他朝何老师笑了一下。]

季生泰 欢迎，何老师，屋里乱，别嫌弃。

何慧云 张云刚，你到屋里去做作业，我和你爸爸在院子说说话。

[张云刚背着书包跨进门槛，不一会儿，端出一杯茶，放在何慧云旁边的石桌上，又返回里屋，关上了门。穿着迷彩服的季生泰端来一盘瓜子放在石桌上，在对面的石鼓上坐下。]

何慧云 张云刚是您的儿子吗？

季生泰 是我的养子。

何慧云 您结婚了吗?

季生泰 没有。

何慧云 我看你年龄也不小了。

季生泰 38 岁了。

何慧云 能不能说说你收养儿子的故事。

季生泰 说来话长。

闪回、化入

5. 西南某前线交战现场

[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一串飞速的喀秋莎炮弹落在了战地急救所的棚顶，军医、张志立的妻子、张云刚的母亲当即被炸死。头上缠着纱布的连长张志立带领尖刀连向 120 高地攻占，被炸成重伤，担架上，他气息奄奄，弥留之际，拉住季生泰的手吃力地说。]

张志立 兵娃子，你，你要是，要是能，能活着回去，在营地托儿所去接上我的儿子，我们两口，就把他托付给你了。

[季生泰不顾腿上的三个弹片，跪在老连长旁边，眼泪吧嗒吧嗒地流淌。他哽咽着。]

季生泰 老连长，您放心，我用我的生命向您和嫂子承诺，如果我还有一口气，一定替你们把儿子养大，你们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张志立拉着季生泰的手，闭上了眼睛。]

6. 麻栗坡野战营地托儿所

[打着拐杖的季生泰走进托儿所，看到在一起玩军车玩具的孩子们，和保育员说话。]

季生泰 哪个是张云刚?

保育员 就是那个皮肤白，眼睛大的男孩子。

[季生泰走到那个孩子跟前，在保育员的帮助下，蹲下来抱起孩子，用满是胡茬的脸亲亲孩子，他的热泪从面颊上滚落而下。]

季生泰 从今天起，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

[保育员知道孩子的爸爸妈妈牺牲了，他们立刻站立低头默哀。]

7. 金鹿县北寨村季生泰老家

[这是一个单面两层楼房，季生泰的母亲在院子晒被子，这时，穿一身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的季生泰背着背包，领着一个小孩子走进院里。母亲见儿子回来了，抹着眼泪迎上去。]

季母 儿啊，你总算回来了。

[季生泰和母亲拥抱。]

季生泰 刚刚，叫奶奶。

[张云刚怯生生地望着季母。]

张云刚 奶奶。

季母 哎

[季母走进屋里寻出一个季生泰早年玩过的铁环和推铁环的钩子，交给张云刚。]

季母 去玩吧。儿子，你进屋，娘有话问你。

[季生泰跟着母亲走进堂屋，把背包放在装粮食的筒子上。母亲拉着儿的手，望着他，心疼地摸摸他的残腿。]

季母 儿啊，你给娘说老实话，这个孩子是哪来的?

季生泰 我们老连长的孩子，他爸妈都牺牲了。

季母 你还没结婚，把他带回来怎么办?要是让你对象知道了，麻烦就大了。

季生泰 老连长临终前，拉住我的手，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当面作了承诺的，他们夫妻为保卫祖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必须替他们把孩子养大。承诺一定要兑现。

[母亲叹了一口气。]

季母 这件事，先别告诉你的对象，有人要问，就说是咱们家亲戚的孩子，亲戚回来就会领走的。

8. 金鹿县百货商厦

[周艳丽穿一身艳丽服装，浓妆艳抹，在化妆品柜台上上班，季生泰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周艳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是探亲吗？

季生泰 昨天回来的，复员了。

周艳丽 你就这样回来了？没有提干？

季生泰 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你几点下班，我们一块去吃饭吧。

周艳丽 不吃，没有胃口。

9. 金鹿县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

[季生泰敲门进去，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女士在说什么，见他进来了打住话头。]

季生泰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的工作安排到哪了？

男干部 你叫什么名字？

季生泰 季生泰。

男干部 哦，是你啊，安排好了，我给你开个介绍信，你去县机械厂上班……

季生泰 怎么？把我安排在企业了？

男干部 我告诉你，你是士兵，农村户口，本来是不安排的，组织考虑到你立过功，又是伤残军人，特别照顾你，给你安排了。机械厂也是县办企业，许多人想进去还进不去呢。

季生泰 那好吧，我就去那里上班。

闪回结束 化出

10. 金鹿县文庙巷出租屋张云刚家

[季生泰拎来竹皮保温瓶，给何慧云的茶杯里续了水，放在她跟前的石桌上。]

季生泰 你喝茶。

何慧云 到了机械厂以后情况怎么样？

季生泰 到机械厂报到后，我被安排在机修车间当机修工，起初还不错，后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字幕 半年后

11. 机械厂宣传栏前

[一张红纸公告贴在西墙的宣传栏上，许多身穿工作服的人在围观、议论]

旁白 原来，机械厂被一家叫振华科技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兼并了，公告上写着一次性买断工龄下岗的人员名单，季生泰也在其中。

12. 金鹿县北寨村季生泰老家

[季生泰骑着一辆破烂的自行车回到家里，母亲端着簸箕在捡豆子，张云刚在院子和小狗兜圈子。]

季生泰 妈，我们厂被兼并了，我下岗了。

季母 下了就下吧，咱本来就是农民，种地也能活着。

季生泰 不是，妈，我得到城里去，刚刚得上学，咱村的小学撤了。

季母 城里去在哪里住？

季生泰 租房。

季母 我去不了，一大家人，鸡啊猪啊的，没有人经管不行。

季生泰 您不用去，我带刚刚去。

13. 金鹿县鹿影湖畔 周日

[季生泰、周艳丽在林荫道上散步，脸色沉重。]

季生泰 你叫我到这里来，是要商量咱们结婚的事情吗？

周艳丽 想的美。季生泰，我告诉你，我原来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都说，凭你的能力，一定能提干。我想着，你提了干，把我调到旱涝保收的单位去上班，咱们都成城里人，没有想到，你把自己一个好好的人变成了拐子。

季生泰 你，你怎么能这样说？

周艳丽 这么说怎么啦？你把一个小孩子领回家，还瞒着我，是和云南哪个姑娘生的吧？

季生泰 你胡说！那是烈士的遗孤。

周艳丽 今天，我就明确地告诉你，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怎么能找一个瘸子，咱们分手，再不要见面。

季生泰 丽丽，你怎么这样绝情，我们相爱这么多年，你忘了，你还到部队去看过我……

周艳丽 那是过去的一场梦！

[周艳丽说毕，扭头走了。季生泰双手抱头，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大声嚎叫。]

闪回、化出。

14. 金鹿县文庙巷出租屋张云刚家

[何慧云掏出手帕擦泪，这时，张云刚从屋里出来了，何慧云急忙掩饰着转过身去。]

何慧云 老季，谢谢您给我讲了这么感人的故事，好人有好报。我得回去了。

季生泰 欢迎您常来家里玩，刚刚，送送何老师。

15. 金鹿县文庙巷街口，季生泰自行车修理摊前

[季生泰正在补内胎，一个光头胖子走了过来，他是季生泰的同学。]

胖子 老季，怎么干起这个营生来了？

季生泰 什么营生也得有人干啊，你如今在哪里高就？

胖子 贩血。

季生泰 贩血？

胖子 可挣钱了。

16. 金鹿县文庙巷出租屋张云刚家

[季生泰正在扫地，张云刚背着书包回来了。]

张云刚 爸，学校通知我们交校服费，每人300元。

[季生泰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很快镇静下来。]

季生泰 好吧，我想办法。

17. 金鹿县鹿影湖小区2号楼4单元302季生泰弟弟季生福家

[季生泰弟弟、弟媳、侄儿一家人在吃螃蟹，听见敲门声，孩子要去开门，被他妈拦住了。季生福起身开门。]

季生福 哥，怎么是你，吃饭了吗？

季生泰 吃了。

季生福 进来吧。

[季生泰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

弟媳 哥，我给你沏茶？

季生泰 不用，我说两句话就走。

[他们一家人继续吃螃蟹。]

季生泰 生福，我最近手头紧，想借你们 300 元，给孩子交校服款……

弟媳 你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

季生泰 我们战友的遗孤。

弟媳 你多管闲事，如果是你的孩子不要说借 300 元，送 3000 元我们也愿意，外姓之人的闲事少管。

[季生福感到哥哥有点难堪，走过去给他递烟，他没有接，他默默地起身，换上自己的解放胶鞋，打开门走了。]

18. 大街上，彩灯闪烁 夜 外

旁白 季生泰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心如刀绞。人情比纸薄啊，到哪里去找 300 元？忽然，他想起了胖子的话，毅然向他的医疗所走去。

19. 胖子诊所

[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在里屋给卖血的人抽血。胖子在外间和人聊天。]

季生泰 胖子，我卖血！100CC 多少钱？

胖子 你怎么也过成这样了？

季生泰 我等着钱，抽够 300 元的。

20. 金鹿县文庙巷出租屋张云刚家 早晨

[季生泰把 300 元钱装进张云刚的书包里，突然感到头晕，他化了半碗红糖水刚喝了一口，被张云刚看见。]

张云刚 爸爸，我也想喝红糖水。

季生泰 给你，喝吧，别烫着。

21. 金鹿县文庙巷出租屋张云刚家 星期天

[季生泰在院子洗衣服，张云刚在看书。何慧云拎着大葱、香芹、猪肉走了进来。张云刚看见老师，立刻迎了上去。]

张云刚 何老师。

何慧云 刚刚，今天，老师给咱们包饺子吃。

季生泰 谢谢何老师。

22. 金鹿小学初一教师办公室

[办公室只有何慧云一个老师，张云刚抱着一摞作业本打报告进来了，他把作业本放在桌子上，正要转身就走，被何慧云叫住了。]

何慧云 张云刚，你把这张表填完全吧，在妈妈一栏里，写上我的名字。

[张云刚高兴地跳起来。]

张云刚 太好了，我也有妈妈了。

23. 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季生泰、何慧云领着张云刚去给父母敬献花篮。在张立志、王爱琴的墓碑前祭奠，季生泰跪在地上，洒了三杯酒，声泪俱下地诉说。]

季生泰 老连长、嫂子，我，您的战士季生泰领着你们的儿子来到这里看望你们，我非常欣喜的是，实践我的承诺还有一个好帮手，何老师，敬仰英雄的情感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你们安心吧，刚刚和其他孩子一样有爸有妈，他学习非常刻苦，一定能成长为栋梁之才，你们安息吧。

[一对白鸽从墓地腾空飞起。]

字幕 “一诺千金”典故，出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旁白 秦朝末年，楚国有一个人，名叫季布，他性情耿直，为人仗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设法办到，受到大家的赞扬。

楚汉相争时，季布是项羽的部下，曾几次献策，使刘邦的军队吃了败仗，刘邦当了皇帝后，想起这事，就气恨不已，下令通缉季布。不久，季布经过化装后，到山东一家姓朱的人家当佣工。朱家明知他是季布，仍收留了他，后来，朱家又到洛阳去找刘邦的老朋友汝阴候夏侯婴说情。刘邦在夏侯婴的劝说下撤消了对季布的通缉令，还封季布做了郎中，不久，又改做河东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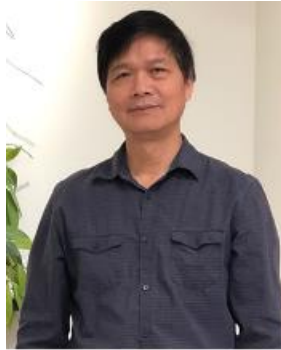
季布的同乡曹邱生，听说季布做了大官，就马上去拜见季布，并恭维说：“我听到楚地到处流传着‘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样的话，您怎么能有这样好的名声呢？”

季布说：“许诺的事情，再难也要办成，说话算数，是做人起码的品德，要虚名有何用。”

【诗词联赋】

七律·冬雪

陈良/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寒云惨淡锁峰头，一带苍江滞不流。
雪覆扁舟空钓影，岸余衰柳伴孤鸥。
翩翩银絮催春意，翳翳夕阴绕碧楼。
怎奈封关长避疫，烟波西望漫添愁。

梦还京·辛丑冬至有思

邵丽/杭州（加华笔会会员）



个时三更过后，依旧不能寐。
往事如烟，故情似雁，追忆深深，只待晨光来至。

枕边泪。回首当年，几度绕指叹声起。
想二亲、思念难止。

锦字寄。却道无处迢递。爱相系。
阅尽雪月风霜意，独坐妆台，任其别愁似水。

中华传统四季民谚赏读随感（顶真格）

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

冬雪雪冬小大寒，寒來暑往寢难安。
安神萦梦思归雁，雁去留声泪不干。

（二）

冬雪雪冬小大寒，寒流难禁毒新冠。
冠魔未灭归无计，计议从长心自宽。

[注] 民谚云：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五律·春容

宁川/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春立天回暖，一年迎首端。
冷风催雪化，危石碍溪湍。
叶嫩山容秀，花新鸟语欢。
何须忧世乱，心静却器繁。

七律·国家公祭日有感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曾经积弱引豺狼，国祚衰微几欲亡。
半壁河山沦陷早，八年烽火抗争长。
英魂每祭椎心血，旧墨犹书刻骨伤。
汽笛悲鸣人肃立，浮云垂首日昏黄。

五律·冰雪节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置身童话里，梦幻一年期。
异彩冰雕美，银光雪塑奇。
踏歌同聚首，起舞共吟诗。
物外天仙境，人间信有之。

七律·辛丑圣诞次日又大雪

秀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朝来又看窗前树，数朵寒花今满枝。
云暗千山劲风扫，白波几日密林追。
故山缀锦竹还绿？一片凝脂海北涯。
外摄为因飘玉景，雪中慢踱胜闲时。

七绝·异国圣诞

王益石/加拿大（加华笔会会员）



雪弥圣诞白茫茫，灯饰缤纷溢彩光。
文化多元随俚俗，叮当同唱乐同堂。

七绝·圣诞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之一

晨起灯华雪未央，万千思绪理还长。
年年辛苦心何倚，天赐婴孩领华章。

之二

雪影灯华梦未央，轻歌曼舞破苍茫。
马槽圣诞晨星现，碌碌人生袖领航。

浪淘沙令·冬日雨后郊游

Wenyu/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雨霁惜晴阳。约步郊乡。
山头披雪裹银装，老树环堤形错落，拖影成行。

风漾水纹长。摇映天光。
岸边浮草倚波凉。一径蜿蜒通北去，四野苍茫。

七律·感懷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誰料圍城千日久，困居鬥室望京華。
零星火種驚心累，冷落秋來照眼槎。
只恐開春仍寂寞，但求入夏復清笳。
墮紅爭奈東流水，夢有長安四月花。

联·2022 新年即景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九牛驱疠疫，放任自由成败将；
二虎秀雄威，包围压境喊和平。

聖誕節值雪

南山/温哥华



白色平安夜，開樽味少雙。
雪飛聲淅淅，風舞影幢幢。
煖律浸清夢，素光明曉窗。
三年悲歲晚，不得返吾邦。

金陵东郊游

史兆宽



金陵冬色小阳春，郊外一行逛紫金。
神道石雕游客涌，孙权帝像令人尊。
不输仙境网红地，比过名山炒作城。
忽见长亭枫叶灿，遥思海外大温村。

【作者简介】史兆宽，又名沈雨诗，笔名肖诗，江苏省兴化市人。加拿大华人词曲作家，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会员。现任加拿大华枫艺术家协会会长，温哥华华枫艺术团艺术总监，加拿大白求恩国际联合会名誉主席，江苏省华侨书画院常务理事，河北省唐县白求恩研究会顾问等。创作歌曲（以作曲为主，也写词）一百多首，如创作主题歌《上海世博名扬天下》，主创大合唱《我们的加拿大》，主创组歌《白求恩之歌》。为3部电视短剧写主题曲，为5部电视片写插曲。出过4张个人歌曲作品专辑和50多部DVD作品。曾获“宣扬白求恩精神特别贡献奖”。

浪淘沙·孤城

群山/卡尔加里



题记：这是一座孤城，城里有一群人，每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孤城，风雪掩盖不住城里的故事：这是一座孤城……

窗外雪封城。风更无情。
家遥又遇鬼狰狞。小院草枯春尚远，梦里花萌。

几度喜悲生。始恋安宁。
世间灾难使人明。唯盼雁鸣惊睡柳，忘了孤零。

【作者简介】群山，原名杨玉祥，自小喜欢文学，酷爱诗歌和音乐。现任高级电气工程师。百万字长篇小说《今生与来世》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短篇小说《拯救》被美国南方出版社收入《海外华人短篇小说选编》第二辑。作者酷爱户外运动，有着丰富的登山和远足经验。他的《阿西尼博因》是一部与登山有关的小说。作品讴歌人间大爱，将唯美感人的爱情故事升华成一个山的传说和爱的传奇。也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眼儿媚·断雁

群山/卡尔加里

题记：冬日留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冷落萧条。可是，只要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就有生机、活力和希望。落单的大雁看似孤单无助，却充满了激情和爆发力，翼翅划过一尺就接近梦想一步。

烟日围城雪来迟。河缩岸人稀。
偶闻断雁，驭空南撤，柳搅风撕。

路灯熏夜车无影，聚少久分离。
醒乎恍醉，念乡见月，梦浅谁知？

七律·冬至有思

李抗/纽约



一碗汤丸引思浓，讶惊节令入隆冬。
夜来只觉床头暖，早起方知冷气凶。
已惯寒严光照短，更迷阳长腊梅彤。
盼乘亚岁萧条尽，数九山岚觅卉踪。

七律·冬至随感

雨田/温哥华



至日无由动客愁，山川一色眼前收。
异乡风俗催人老，故里亲情入梦游。
院角梅枝琼玉挂，晚年霜鬓镜中留。
今时过后更声短，再听鸿歌不是秋。

木兰花令·跑者

随爱飘游/温哥华



落日晚霞轻染路。盈露晨曦清洗树。
经四季，始如初，旷野田埂奔跑度。

两脚去来随我意。满目风光同友醉。
无关风雨道中人，踏遍天涯游山水。

七律·歲末感懷

謝興炳/溫哥華



誤入塵網感受多，時移勢易拒蹉跎。
家書每附離巢淚，翰墨常留勵志歌。
日月輪迴編晝夜，知己遠去越山河。
人生起跌皆天命，歲末愁牽嘆奈何。

七律·古文學與我

謝興炳/溫哥華

詩詞韻律仄平研，感世文章萬代傳。
妙筆生花歌入冊，思潮湧現賦成篇。
棲身陋巷誰來伴，叱吒風雲我獨肩。
兩鬢如霜知進退，心平氣靜度餘年。

临江仙·赏醉翁亭

刁节木/安徽



煦煦晴风林壑美，野芳暗溢幽香。
亭台这里独风光。
松奇梅古，泉水绕回廊。

自有醉翁亭记事，文章天下传扬。
慕名游客喜如狂。
且留倩影，人景共珍藏。

【作者简介】刁节木 字茂林，号木子、又号柳荫堂主人。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太白楼诗词学会理事，出版的多部专著《木子绝句一千首》、《木子诗词三百首》、《木子旅游一千咏》《木子诗文随笔录》等先后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收藏；编著有《诗之缘》，传略入编《当代诗词家大辞典》、《东方之子》、《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等近百部典籍。

七绝·光阴恋（新韵）

郭省非/湖北



笃恋青春驷马追，银须瘦骨背低垂。
无情最是光阴妹，万虎千牛拽不回。

【作者简介】郭省非，湖北浠水县人。曾任沈阳军区宣传部处长、湖北省轻工厅办公室主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2014 年被中联会授予中国联坛最高奖第二届“梁章钜奖”和第二届“联坛十杰”称号。出版有《七情绝句》《省非联选》等。

七律·2022 元旦有感(新韵)

邵佳鸿/哈尔滨



【作者简介】邵佳鸿，别号醉墨轩主，祖籍辽宁盖州。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黑龙江省诗词协会会员，黑龙江哈尔滨诗书画研究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收入于《中国作家在线丛书》、《黑龙江诗词大观》、《北方文学》、《散文》等诸多文学刊物及网络平台发表。

新桃一改旧柴门，雪落八荒掩岁痕。
幸有闲书赊老酒，难得知己话乡音。
挥毫总忆家山事，展袖轻拂翰海云。
六秩春秋何所寄？霜花染鬓慰年轮。

满庭芳·辛丑岁末感怀

邵佳鸿/哈尔滨

春去追花，秋来题叶，闲时泼墨挥毫。
韶华逐水，岁月不禁熬。
对镜常思梦雨。只留下、两鬓霜飘。
经年老、初心未泯，锦字系琼瑶。

风流犹可在。游山觅韵，临岸垂绦。
愿修得、心无半点牢骚。
更喜三餐有酒，常邀友、论道逍遥。
欢歌后，倚窗独赏，暮色映西桥。

楹联四副

郭鸿森/江苏昆山



春联

春在心中春永驻；
福来眼底福长存。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为主题的河北省第三十七届（虎年）迎春征联

经济腾飞，似虎添双翼；
风光旖旎，如梅馥九州。

赠香港长青诗社许连进社长联

诗连海外如潮涌；
日进竿头若谷虚。

题图书馆联

书策珍藏，知识海洋无比阔；
人生勤勉，精神粮食自然丰。

【新诗】

新年正向我们走来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12月31日的晨曦
唤醒2021年最后一天
宁静而温柔
还有些依依不舍

昨天的大雪依然清冽
为仙境与人间
披上洁白的盛装
装饰出冬天的童话

窗前的灯火彻夜未眠
默默守护旧岁的故事
回味那些数不清的温暖
倾听时间流逝的声音

时光稍纵即逝
只留下萦回四季的诗行
有春花烂漫，秋月澄明
也有夏初热浪，冬雪苦寒
山火无情，疫情反复
也有无数感人的篇章

挽着千般祝福和希冀
新年正向你我走来
我把祝福酿成美酒
为我们祈望的明天干杯

2021年12月31日

你和我曾经绿树成荫

索妮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探寻你，不再追寻的眼眸
用指尖 触摸
梨花落满的记忆

将关在心里的春天
悄然转换四季
默守着那一城
晚来风急

让我在梳妆台前
裹紧寒衣
明媚的笑靥下
掩埋好清寂

我会在月光
漾起水波的眼底
一遍又一遍吟咏
你和我曾经绿树成荫

别样圣诞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冬至的欢乐
尚在回忆
Stop Sign 已经亮起

圣诞前夕
重拾去岁的困惑
Santa Claus 再次放下
口袋中的神秘
路途
迷失在记忆

雪花
怯怯地
在街角窥探
Omicron 到底隐藏在
何地？

流光溢彩的夜晚
抓一把梦想
放逐星空
种下明天的
希冀

雪

南峰/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Christmas 特别的盛装
一直到天亮
我去看你
可你不在
穿上新衣的树房子和车
正在讨论两年前那件谁更漂亮

我也穿上一件新衣
跑在湿润的原野
我去看你
可你不在
Elizabeth Queen Park 的桥更矜持更有型

街道两旁的车被雪砸中
长出厚厚的包
我去看你
可你不在
雪撬载着我穿过屋顶有鹰的路头

小屋窗前雪花挤进屋檐
分不清是玻璃还是冰凌
我去看你
可你不在
坚信屋里的灯会亮
我还会再来

起风了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将一缕思念摇动
树叶把低语送至你的耳边
你的回望穿窗而入
将我的发，拂过额前

心底有蝴蝶扇动翅膀
脑海中的飓风卷起巨浪
泪意冲击眼角
我的堤岸，已然失防

我张开手
让影子在手心写下传讯
是你约我，今晚一起
等候月光

起风了

抚仙湖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那是万亿年前的一根弦
上帝的手指拨动
一滴清澈 落入人间

音乐王子的琴音缭绕
诗歌流转蜿蜒的湖面

扁舟摇出的目光 若隐若现

把心放柔软
波光粼粼 月色如银
心底的耳语如烟

澄澈 是上帝教导的语言

用一颗透明的心
倒映星空 仪态万千

思考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入定， 于夜色深沉的眸
飞天一样上升
月色皎皎 有触须搜索
前世今生

从阳光下飞过来的一只花蝴蝶
颤颤的翅子 抖说着寒冬

是作茧的时候了
首先要闭上眼睛
该看见的 不该看见的
全部清空

柔和音乐徐徐飘来 平安
透过一只蛹

《月光》的滑音一颤
有万种柔情
—— 那时真得很年轻

琥珀深爱了几万年
却感动不了那只小虫
思维已经固定

To be, or not to be
在冥冥中 你问了一生

平安颂

海澜/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白色圣诞
牧羊人的羊群
充满田野、乡村、和城市

漫无边际走进嶙峋
那些岩石、沥青、松针、突兀的枝桠
每一次覆盖，都是一场尖锐的刺痛

如同肉身的铁钉，周而复始
白色，鲜红的献祭
替我们承受

世界沉默不语，看不见
听不见的哀鸣
和那些只为消融
而存在的爱

上了锁的门

——致罗伯特·布莱

海澜/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一扇上了锁的门
主人手握着钥匙，不知去向

书翻开着，停在结尾的一页
字迹已被月光啃噬地模糊不清

草稿纸上，甲壳虫穿引着记忆
连成一张张微宇宙地图

那支笔，自己浸染了夜的墨汁
歪躺着，还能听见它的呼吸

它渴望被再次紧握，像帆
在海上飘荡，在风暴中摇撼

窗外，远处的灯塔亮了
光，像蝴蝶张开莹白的翅膀
刮过旋风，飞向漆黑的海面

升起吧，你的巨帆
大地的巨石上将刻下你的铭文
听——一首仍回响在天空的歌

雾

张新贵/江苏（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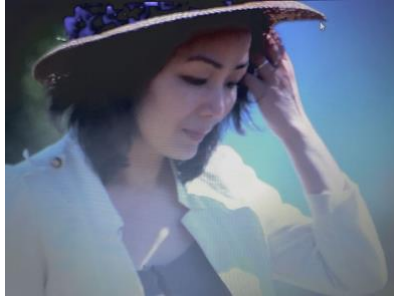


雾
不知何时清醒
我知道
没有人喜欢你
盼着你快点散去的
都是想出行的人

我
在雾里停下来
等偶遇
遇想遇见的人
默认往事擦肩而过
捡拾一阵风带来的念想和忧伤

理想的孤独症

心漫 (Cathy Xinman)



在没有得到生机之前
我是一只日暮途穷的雄狮
翻滚于饥饱
在与狼共舞中
失去了浓密的鬃发

幸存下来是痛苦的
南方也吹来寒风
跟北边来的飓风搅拌
我在漩涡里被迫飞翔的姿势
让久候的老鹰
捕捉到了年度最佳摄影

接下来掉入一个吞噬的游戏里
游戏者们扔下了很多药瓶
饥渴是人类的病症
我不敢打开随便吃
害怕酣睡不醒

后来我习惯睁开眼睡觉
这样我更加憔悴
早醒是孤独者的武器
我已失去了为食物拼搏的动力
就在今晨我把自已变成了一只鹭鸶
飞越于瀑布之上自由之上
并向人类宣告了它昨天的胜利

冬至

星子安娜/多伦多



(一)

白雪漫过黑夜
相爱的人在天边
也在眼前

时光静静流转
守着诗和远方
夜再长梦也甘甜

(二)

雪如期而至
飞鸟却是不归
夜深人静时
那些把梦想
冻成冰柱的人们
等待阳光的惠临

封存在抽屉的诗句
翻开一片片
像雪花或秋叶
却没有寄送的地址

但冥冥之中
有一些隐形的翅膀
来来去去
在你不经意的時候
抬头举手
带来那些光亮
那些点点融化的记忆

昨夜那场雪

胡发翔/温哥华



昨夜那场雪
在人们沉睡时
骤然落下
不由辩说地
把三百六十五个脚印
彻底覆盖
好像这动荡的一年
什么也不曾发生
这闹腾的地球
如同今晨无人踩踏的雪垠
纯洁无暇

于是
等不及朝阳露出晨曦
满世界的赞美和颂歌
像又一场更大的雪崩
呼啸而至
于是
人们彻底遗忘了
昨天的抑郁和悲伤
尽情陶醉在这
童话般的幻谷神涯

而那树干上的深深皱褶
道路上密布的坑洼
那刚想探头的禾草
池塘里饥饿的鱼虾
都因为这场雪的覆盖
一瞬间就掩藏了万年的沉淀

装扮成一朵美颜的鲜花。

尽管人们企盼着
眼前的美丽能永恒
祈祷冰雪不再融化
但太阳依然要升起
被雪压弯的树枝终将会挺拔

蓦然间
我真想扑灭这刚点燃的幸福感
去思索
待到来年的今天
是否还会再现这一幕的白雪童话
.....

冬至的日子

梧桐/温哥华



光影离疏
闪烁着万家灯火
潮湿的空气
裹着霏霏细雨
敲打着温哥华的夜
冬天的脚步沉稳
仿佛在宣示他的主权

寒冷的朔风
并没有减轻人们热情的温度
祝福的寄语
擦爆了手机屏幕
我守候着一份美食的馨香
也守望着一份冬至的怡情

一份平常的汤圆
代表着一种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走进了北美的万户千家
别致的汤圆
偶意团圆美满吉祥
嘴角微扬
吞下了一份甜美的时光

小小的汤圆
渗满着浓浓的亲情
即使是冬天
也不会觉得孤清
就让幸福快乐的日子

无限地延长吧
每一天都充实我们的生活

霓虹灯的光线
粉饰着温哥华的夜空
洛基山上的积雪
越发沉厚了吧
冬至的日子
才刚刚开始
而我却在酒杯的光影里
仿佛看到了春日的阳光
菲沙河边的柳枝
已经发出了嫩芽

一零一高速断想

而隐



【作者简介】而隐，上世纪 90 年代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定居加拿大。业余写作多年，作品散见于海内外中文报刊和网络媒体，出版过诗集《隐迹之岸》。

一零一

汽车从窗前掠过
一辆辆 又静止
你让我看不到速度

这里死亡的眼神在偷觑
我因何而窃窃自喜

一零一

曾经也风尘仆仆
有大队人马穿过 或浓烟滚滚

那些骑马的汉子
赶着牛群的汉子 拿着枪的汉子
他们都哪里去了

一零一

有一天我会在你的废墟上
看到墓碑和杂草
旁边是夕阳，和远去的云

莎伯湖乡村之夜

叶虻/多伦多



【作者简介】叶虻，北京人，现旅居加拿大渥太华。诗歌和散文散见《南方文学》《贵阳晚报》《诗歌周刊》《中国校外教育》《东方文学》《北美清风文萃》《佛州经济导报》《蒙特利尔华人报》、台湾《南华报》等报纸和杂志期刊；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网络文学优秀奖，作品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作品多半以上为爱情题材，有情歌诗人的美誉。

这乡村的夜 酿造蜜汁和牛奶
像你爱的人扑闪的睫毛 灯盏也这样扑闪

走在 1898 就废弃的铁路上
你怀揣着枕木 铁轨和车窗不真实的光芒

那间在疫情间转让的湖畔餐馆
倒扣的餐椅在餐桌上落座 脱扣的窗帘耷拉下一角

月亮在湖畔的另一侧 刚好高过林梢
刚好照亮一点船埠 让水波摇晃

打烊的咖啡店在村路旁 缕缕扫过的车灯
让影子忽而庞大忽而渺小
一个人的夜路 会有点无所适从

湖对面的别墅 小村最后一盏熄灭的光芒
荒林中乌鸫的一声鸣叫恰好衔接进
梦里的一段紧张和慌不择路

爱之颂

叶虻/多伦多

我喜欢让漫天星际荒成一座颓园
夜风徒劳地称颂 沮丧着的流星

我喜欢这音乐中的手指
我喜欢被灌输 哦 这嶙峋的节奏

我喜欢海水对身边的海水说完结
我喜欢风说我们各自都是风

我喜欢大地上没有道路
我喜欢我们猜着相互指引

我想对一株棕榈说再果敢一些
我想我们再长命一些 长过我们各自独处的时刻

我想只留下过路的羊群
我想我们一定是在人海里失散了很久

我想让爱刚好大过一点深奥
世界都在沉思 而我们在相爱

无题三首

星出而作/多伦多



一、

发卡与头屑
渐渐学会与镜子暗通款曲
游离于塑性之外
可疑地梳理一座岛
流云从未踏足那里

被摁进岩层的鱼化石
开启它的魔性发酵之旅
邻家花园幼小的牵牛花
隔着栅栏投来香的暧昧
卷发妖娆

水草从海洋伸出的息肉
正在掐死蚰蚰的叫喊
在纸张和灯芯窸窣之处
当着大海
和它的光亮

二、

更年期的岛屿
山峰体内产生胰岛素抗耐性
寒热交替折磨眼球
一切形状看上去
都缺乏固态的稳定性

风正在太阳的眼皮底下
把一滴滴水扬成

晨昏颠倒的黄疸病
有人认出蝴蝶和黄花
豆芽般的相思
在尘暴和龙卷的深处

星星索小船
天使催促上船的声影
收束成一个光点
腾空，盘旋，俯视大地良久
疾飞而去

三、

沙丘缓慢走在
晚霞的集结号里
听见自己虚弱的心跳

一块石头在干枯的河边
作饮水状，它沉迷的样子
惊动了流沙
如蜥蜴般扭动

风把谁遗弃的围巾
挂在胡杨树残桩
旗帜飘飘的感觉，极之虚幻
又似乎言之凿凿，指向一座
不曾存在过的山
不能指证的驼铃
顾盼生辉，慵懒娇醉
如昆曲里的江南

2021 年的最后一天

晚秋/辽宁抚顺



2021 年就剩最后一天了
明天会有新一年的朝阳出升
尽管已过了古稀的年龄
心情仍别有一番新鲜的悸动

清晨与妻共进早餐
涌出了感叹一声
明天就七十四岁了
话语冲出了喉咙

年龄都按阴历年计算
妻脱口给我纠正
那一抹轻蔑的眼神儿
似讽刺我什么都不懂

我是不有点儿幼稚
脸上露出了一副尴尬的笑容
岂止一点儿 她浅然一笑
一辈子都活得孩子般的轻松

那你为什么当初嫁给我
眼睛瞎了呗 或许呀
你的哪一首诗感动了月姥
晕晕乎乎中栓错了红绳

一股暖流涌入了心头
点亮了眼球里的灯
头些年你说下辈子还嫁给我
还有溶解在血液中的海誓山盟

那可不一定
她露出了温馨的笑容
关键是你不染红尘的一颗心
倾倒了我隔世不悔的痴情

我开心的笑了
因为她的话儿那么好听
就像初婚洞房中的那捧红枣
甜醉了我的神经

我真的很幼稚
但也愿意延续到下一年的黎明
把朝霞拥入胸怀
永葆那萌萌的年轻

走过时间的长河 我们慢慢懂得

晚秋/辽宁抚顺

时间是一条长河
在我们心中流过
滋润着周身每一根神经
产生了那么多不同的感觉

有些甘甜无比
似一阵阵春风吹过
有些寒冷透骨
似那严冬侵人的冰雪

时间对我们是平等的
春风也罢 冰雪也可
都是我们抛弃不了的伴侣
陪它一步一个脚印的生活

路程长了 相处久了
你会逐渐体会出一些心得
时间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日月
不停的变换着阴晴圆缺

春风和冰雪都是一种经历
锻炼我们的性格
懂得享受幸福的同时
困苦也是一支凄美的歌

走过时间的长河
让我们慢慢懂得
我们不仅仅须要坚持
还要学会谅解

坚持是一种意志
谅解是一种美德
坚持我们认定的正确
谅解身边的那些无端的纠结

放眼天空 日月星河
环视左右 人流穿梭
走过时间的长河
我们慢慢都会懂得

【译丛】

秋天的玫瑰

作者：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英译：赵桐/温哥华

Roses in Autumn

By Jolina Cheng,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ong Zhao



人言夏天的玫瑰最美丽
诚如此
而花开花落
纯属自然
其实她并非是一朵孤独地开放
也许有的同伴离去
会凋谢死亡
你也不必为此与之同往
只不过钟爱她的人
依依不舍而黯然神伤
禁不住 唱出了心中的怜惜和怅惘
秋高气爽云飞扬
听吧
她们在呼唤
朋友
请停下你的脚步 佇立张望
就在眼前
秋色无边
秋意情长
深情的秋把我们留在了这花枝上
我们同样妩媚 同样芬芳
我们与你同在

快乐分享
无比欢畅
这里不再凄凉 同伴们绽放着笑容
正企盼着你的激赏
共度美好的时光

注：秋游温哥华福溪玫瑰园偶得
~辛丑9月13日草成 10月12日修改

People say summer roses are the most beautiful,
That's true.

Blossom and fall ·

However, that's natural.

In fact, she is not the last ones to flower alone.

Some of her partners may have withered,

Then passed away.

You don't have to follow them.

Only those who really love them feel sad,

Reluctant to give up.

We can't help but sing in the heart of pity and dismay.

The autumn is sunny, and the clouds are flying,

Listen, flowers are calling:

Friends!

Please stop your march, stand still, and watch arou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Autumn is boundless,

Autumnal mood is endless,

Affectionate autumn keeps us on the flowering twigs.

We are equally charming and fragrant,

We are with you,

Sharing happiness,

Filling extremely elated.

Here is no longer desolation,

My companions are all smiling.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ward,

Having a great time together.

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作者：唐·李白，英译：张士方（加华笔会会员）

Seven-Character Quatrain

Seeing Meng Haoran off to Guangling on the Yellow Crane Tower

By [Tang Dynasty] Li Bai,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nald Chance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To my old friend on Yellow Crane Tower, I say goodbye,
He will go down to Yangzhou city with March flowers fly.
The lonely sail's shadow in the far blue sky vanishes,
I only see the Yangzi River flowing in the sky.

原诗韵式是 AABA，即第一、第二句和第四句押韵。译诗每行的音节数为 14 个，与原中文诗每行七个字相对应；韵式与原诗相同。

登鶴雀樓

作者：唐·王之涣，英译：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Seven-Character Quatrain Climbing Stork Tower

By [Tang Dynasty] Wang Zhihu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ngfu Liu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The bright sun descends into the mountains,
Roaring Yellow River cascades to the sea.
To see thousand miles further till seeing no more,
One needs to climb to another level with glee.

美瑞莎海滩：雪的遗骸

作者：秦风/成都，英译：齐凤艳/大连

Mirissa Beach: Remains of Snow

By QIN Feng, English Translation by QI Fengyan



世间的一切，除了海与水
谁都别想闯进我的心门
我以石头的方式抵达水
水与水相逢，然后走散
两个人走散的地方，即是天涯海角
此刻的印度洋，不断地撕裂自己
再给自己灌入水，河流与海
仿佛千山万水之后
所有的苦难，更深地渗入彼此
海岛的手掌，抓不住海的梦游
惊涛拍岸。水与岸是相濡以沫的鱼
肉体相互撞击，彼此打造成船
江湖无水。水在海中打捞自己
水的铁石心肠，埋葬着怎样的海枯石烂
就用这海枯石烂撞击我吧
用水撞击，用岛礁撞击，用岸撞击
用整片海洋，全部撞击我吧
卷起的千堆雪。是你我，斯里兰卡
唯一的雪。是火焰，是爱，是雪的遗骸

2018. 3. 13 于美瑞莎海滩

None in the world, but the sea and water
Would break open the door of my heart.
I reach water in the form of a stone.
Water meets with water, and then they separate.
The place where two people lose each other is the end of the earth.
The Indian Ocean at this moment is tearing itself apart constantly,
Then it pours water into itself again. In rivers and seas,
As if after a life long journey,
Are all the sufferings which permeate deeper into each other.
The hands of the island are unable to grasp the sea's sleepwalk,
The tides beat the shore. Water and shore are two fish mutually dependent for existence.
Bodies bump into each other, and forge each other into a ship.
Rivers and lakes have no water. Water fishes itself in the sea.
In the stone heart of water, what an eternity that is buried!
Hit me with that eternity,
Hit with water, hit with reef, hit with shore,
Hit me with the whole ocean. All, hit me.
A thousand rolls of snow surging. It's yours, mine, and Sri Lanka's.
The only snow. It is fire, it is love, and it is the remains of snow.

Mar. 13, 2018.on Mirissa Beach

【英译者简介】齐凤艳，辽宁康平人。有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发表在《芒种》《扬子江》诗刊《海燕》《辽河》《散文选刊》（原创版）《中华文学》《羊城晚报》《精短小说》《人民日报》海外版《黑龙江日报》《企业家日报》《江南时报》《华西都市报》等；出版合译作品两部。

QI Fengyan was born in Kangping, Liaoning province. Some of her poems, essay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such as Grain in Ear, Yangtze River, Sea Swallow, Liaohe River, Selected Essays (original edition), Chinese Literature, Yangcheng Evening News, Short Stories,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Heilongjiang Daily, Entrepreneur Daily, Jiangnan Times and 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She has published two co-translation works.

【诵读】

巴克维尔之旅（四）

作者/诵读：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四）

9月30日是加拿大的“橙色衬衫日”，其起源跟菲丽丝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前每年9月30日是原居民儿童被送入与政府合作的基督教管理的儿童寄宿学校，主要是让原居民学习语言、接触文明、融入社会。原居民包括第一民族（印第安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菲丽丝来自第一民族 Stswecem'c Xgat'tem 北部的 Secwepemc (Shuswap) 部落，她于1973年第一次上学时，被送入到BC省圣约瑟夫教堂的寄宿学校（另一写法为印第安米逊学校 Indian Mission School）。那天她穿了一件祖母给她新买的橙色衬衫，本来挺开心的，结果第一天衬衫就被校方收走，从此再没有见到过。此举深深地刺伤了她幼小的心灵，以至于她后来感觉自己很卑微。这也似乎成为了原居民的文化、自由和自尊被剥夺的象征。

2013年9月30日，菲丽丝同很多原居民在威廉姆湖聚集，发起了“橙色衬衫日”的活动，以纪念那些遇难的儿童、不公正的岁月，并呼吁把9月30日定为全国“橙色衬衫日”。实际上，2008年至2015年期间，加拿大组成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为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寄宿学校影响的人提供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历的机会。该委员会收集的声明、文件和其他材料已经被存入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这一永久的档案馆成为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持续学习和研究的基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发布了最终报告，详细列明了94项行动呼吁，其中的第80号行动呼吁就是设立一个联邦法定纪念日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2021年5月的215具儿童尸骨案，加速了这一立法程序。由于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同橙色衬衫日 - Orange Shirt Day 都是在9月30日，所以2021年6月3日，加拿大议会通过了C-5法案，设立了9月30日为联邦法定假日。目前仅有BC省、爱德华王子岛等少数省份也列为了法定假日，但愿其他省份也会跟进。

由于接二连三地发现儿童尸骨，引起了原居民部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迫使政府在 2021 年国庆日（7 月 1 日）取消所有庆祝活动，总理特鲁多、总督玛丽·西蒙、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纷纷表态，进行纪念，并拿出数千万加币进一步勘测失踪儿童的尸骨。这也增加了原居民对原先失踪人数的怀疑，原先政府告知当时每年约有 6%-12%的儿童失踪或遇难，但现在看来，似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全国共有 139 所儿童寄宿学校，约有 150,000 多名原居民儿童曾进入寄宿学校学习，给无数个家庭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害。

菲丽丝一家有 4 代人曾在寄宿学校读书。令她很欣慰的是，到了她孙儿这一代，终于不用再去寄宿学校了，她儿子还迎娶了一位具有一部分中国血统的太太。我曾经问过菲丽丝“您在寄宿学校读书时，是否知道您身边有学生失踪或遇难？”她回答没见到，因为后来她也离开了寄宿学校。

我们一行人还在艾尔夫妇的陪同下，去菲丽丝就读的原寄宿学校遗址去参观和纪念。那里早已荒芜，只有几座尚未倒塌的、孤零零的建筑在秋风中矗立着，布满了沧桑。在学校的边上是一块墓地，有的有墓碑，有的无墓碑，有的是教会人员的、有的是孩子的，也有很多无名的墓碑，至于是否有遇难的孩子尸骨，不得而知。随着 1996 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的关闭，象征着自 1830 年以来运营了 160 多年的原居民儿童（5-16 岁）寄宿学校正式进入了历史。

原居民寄宿学校进入了历史，也标志着加拿大历史上的“同化”政策以失败而告终。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曾担任印第安人事务部长，他说：“我们不能把因纽特人变成白人，也不能把印第安人变成白人，印第安人就是生活在加拿大社会里的印第安人。”这也让我联想到这两年不断增加的歧视性案件，尤其针对华人充满恶意的歧视案件，为什么？华人也是生活在加拿大社会的华人呀？同任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裔是一样的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第一民族和因纽特人的支持下，寄宿学校的八万多名幸存者把联邦政府和教会告上了法庭。这一起加拿大最大的集体诉讼，历时十年，最后作了庭外和解，达成了“印第安寄宿学校和解协议”，政府同意向幸存者支付总计 19 亿加元的赔偿，人均约 11.6 万加元，从而成立了“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8 年 6 月 11 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代表政府在议会上向原居民寄宿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进行了正式道歉。

随着原居民儿童尸骨的被发现，就如埋藏在地下的暗火，现在亦或将来，还会因这一话题，而引起原居民后人的愤慨和怒火。另一方面的消息是原居民的生育率目前比加拿大的平均生育率要高，而且他们的文化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这不得不说，是对政府和教会实行了多年的“同化政策”的莫大讽刺。

在参观完菲丽丝就读的寄宿学校遗址后，我们同艾尔夫妇作了告别，大家都热情地邀请艾尔近期到温哥华一叙。然后双方带着彼此的祝福，各奔东西。

回来的路上，收到政府发布的路况讯息，因为山火的原因，一号高速公路在利顿附近已经关闭。这让我们不得不又对利顿小镇担忧起来，火何时可以全部灭掉？居民何时可以恢复重建？

既然一号高速不通，只好另选他路。虽然路程有些远，但毕竟晚上可以赶到家，这对第二天还有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小确幸吧。

当车子驶过阿伯茨福时，感觉已经到家了一般，倍感亲切，连路上的堵车似乎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了。虽然仅仅才离开温哥华三天，可思想的灵魂已经跑出去很远。经历过一场场的洗礼后，正在慢慢地淬炼提取，而后回归生活。

到达温哥华时，已经暮色降临，灯火通明。回到家，小儿子很惊讶我这么快回来了，问我行程如何？我刚想讲巴克维尔的故事给他听，他却说早已知道，他们在社会科学里已经学了。我一愣，随即问他“那你知道加拿大东西铁路的故事吗？”“知道！每一公里的铁路下都埋藏着一具中国筑路工人的尸体，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干着最危险最艰难的工作.....”儿子的话让我很感动，正视历史就是希望所在！

这一刻，我发现温哥华的夜色好美！

（全集完）

音频链接：[巴克维尔之旅（四）](#)

一颗我认识的树倒了

作者：漫黎，诵读：胡发翔



一棵树倒了
一棵经历过无数风霜雨雪黑夜黎明的树倒了
那些枝杈上新绿浅黄深棕，褪色
如驼铃远去

铃声，也曾长久地在大地上诉说
低沉的，连同这树的横卧
这被灵魂浸染过的词语，失血
在太阳沉落的黄昏

巨大的哀悯
穿行于层层叠叠木的肉身
像河水缓缓地流动

河的两岸是嘈杂的声响
集市的叫卖、孩童的嬉闹、酒席间杯盏的交错
无数人声如浪花揶揄着拥挤着漫延至
日暮的大路
某种接近神圣的庄严在路的尽头升起
带着秋日晨光翕动的薄雾露水
献上沉默的悼词

【作者简介】漫黎，本名俞曼莉，曾用笔名曼莉，原籍上海，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定居美国芝加哥，为芝加哥“风城诗社”社员，华人诗歌协会会员。原为上海东方电影频道节目编导，合作执导的纪录片《记忆电影》于2006年获第二十五届夏威夷电影节纪录片成就奖，2007年获上海市十佳文艺创作奖。曾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Discovery》栏目特邀撰稿人。爱好绘画、写作、朗诵。定居美国之后开始坚持写诗，笔耕不辍。近年来有不少诗作发表或散见于国内外各大网络平台或纸刊。

音频链接：[一颗我认识的树倒了](#)

红莓

作者/诵读：星子安娜



【作者/朗诵者简介】星子安娜 Anna Yin，加拿大密西沙加市第一届桂冠诗人（2015-2017）。获2005年安大略省诗人协会诗歌奖，2010 / 2014 密市文学奖，2013 CPAC 专业成就奖以及2016/2017 美国诗歌大会奖学金和安省艺术项目奖等。著有四本英文诗集以及《爱的灯塔》双语诗选和《Mirrors and Windows/镜子与窗户》东西诗翻译诗集。

平躺床上
我們像兩只比目魚。

窗外，星星更老了。

月亮這個白色的繭
在河面投下自己的影。

在稀疏的陰影中
柳樹單薄著搖晃。

沿著帶刺的欄杆
紅莓紅得流血。

她們記得
曾經像火一樣
吸引著畫蛾子
扇動翅膀
撲向愛情。

Raspberries

By Anna Yin

On our bed
we lie like flatfish.

Outside, stars grow older.

The moon, a white cocoon,
casts its image on the river.

In sparse shadows
a willow dangles.

Along the thorn fences
raspberries bleed.

They remember
once being the fire
drawing the moth
flapping its wings
to flames of love.

音频链接: [红莓](#)

【书法】

如此岁月 因为风的缘故

洛夫



【作者简介】洛夫（1928年5月11日 - 2018年3月19日），湖南衡阳人。早年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曾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华侨大学客座教授。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历任总编辑多年，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文，包括《当代十大诗人选集》。诗歌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诗坛誉为“诗魔”。诗余浸淫翰墨，成绩斐然，为诗坛瞩目。



洛夫《如此岁月》



因為風的緣故

昨日，我沿著河岸漫步到蘆葦一彎，腰
喝水的地方，順便請煙囪在天空為我
寫一封長長的信，潦草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則的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稍有曖昧之處，勢所難免，因為風的
緣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務必在雜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趕快發，
怒，或者發笑，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
薄衫子，趕快對鏡梳你那只黑又柔的嫵
媚。然後以整生的愛，點燃一盞燈。我是火，
隨時可能熄滅，因為風的緣故。

二〇一六年初秋九月廿於雪橋 洛夫



虎年冬奥 调寄忆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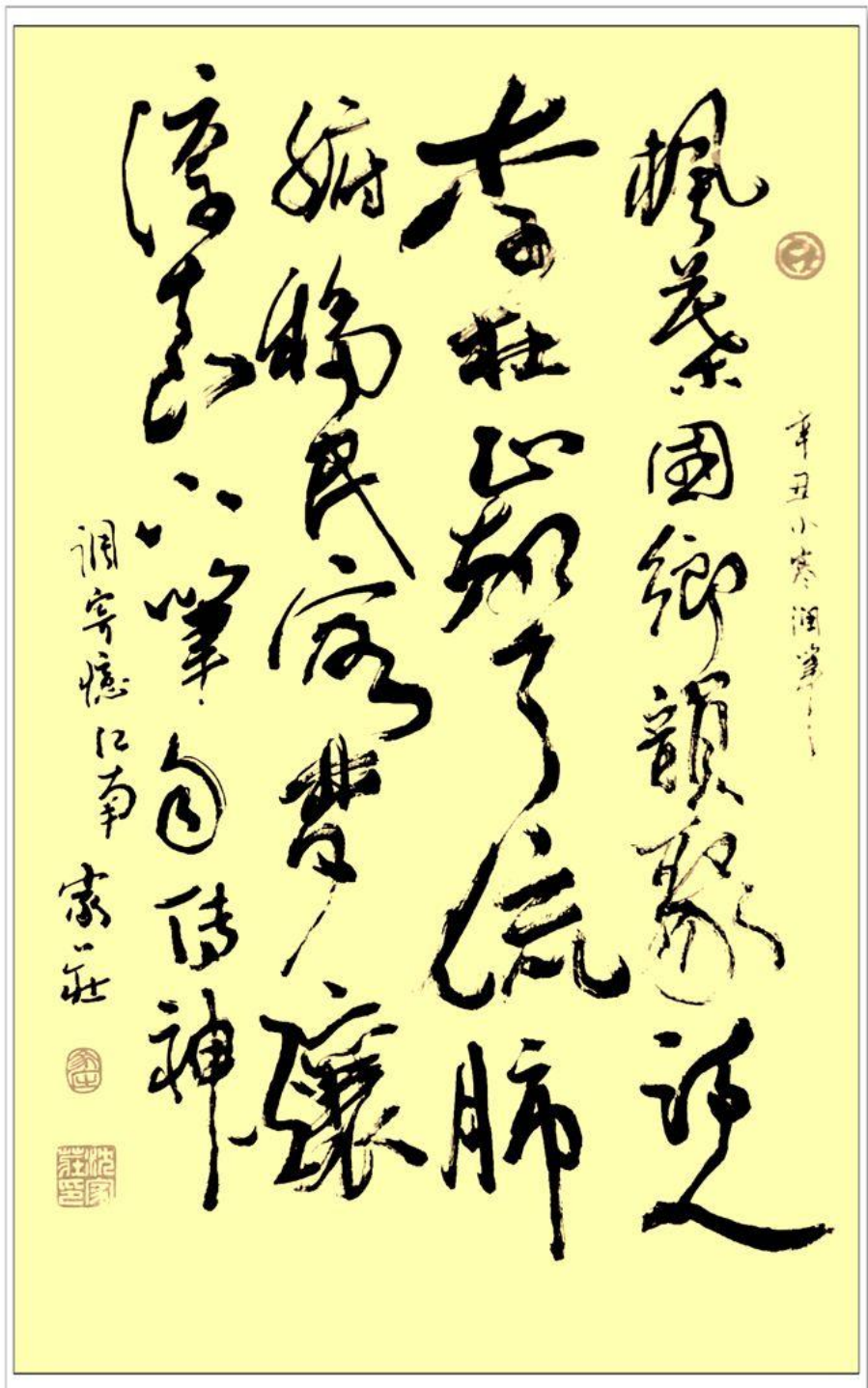
沈家庄/温哥华



【作者简介】沈家庄，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湖南洪江，文学博士，博导，现为《中国韵文学刊》编委，中国词学研究会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创会会长。出版《宋词的文化定位》等学术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诗词集《三支翅膀》一部，原创词作《水调歌头》及书法获“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书法美术大展”银奖，榜书《寿》被《中国书画名家墨宝大典》收录。现旅居温哥华。



沈家庄《虎年冬奥》



沈家庄《调寄忆江南》

沁园春·雪

李国维/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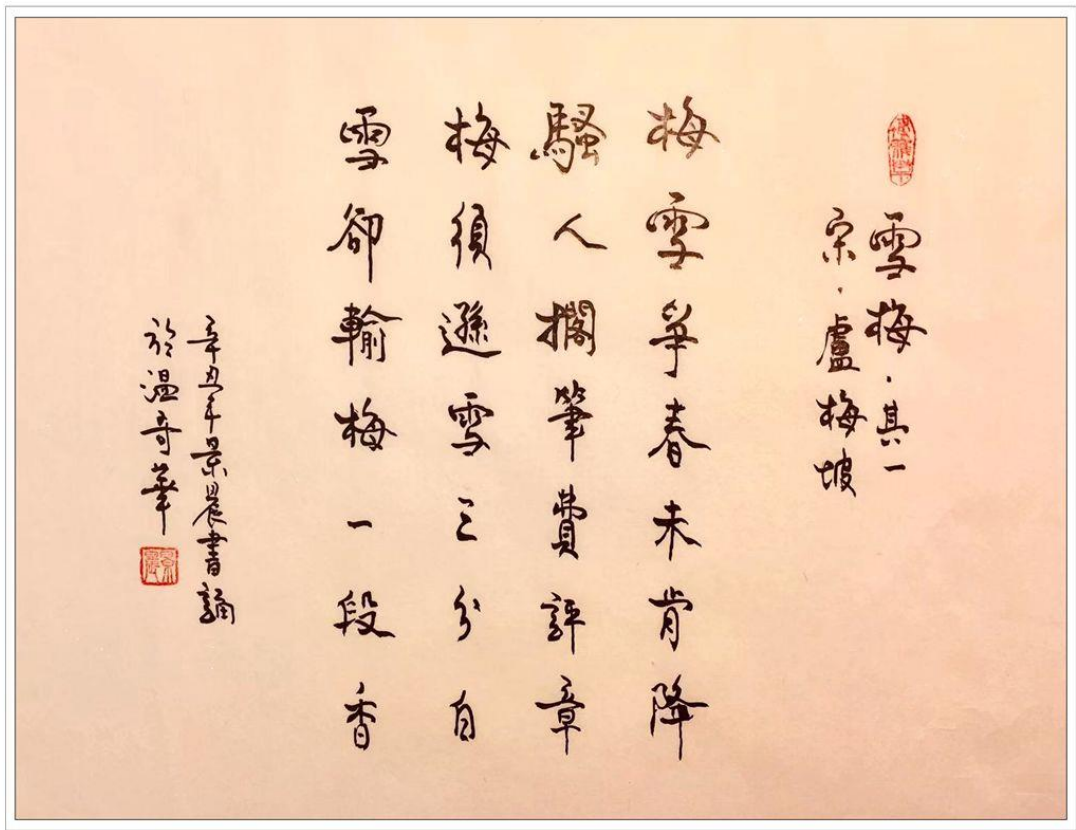
李国维书《沁园春·雪》

宋·卢梅坡·雪梅（其一、其二）

张景晨/温哥华



【作者简介】张景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硕士、研究员，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主要负责组织学会的朗诵活动，曾在学会刊物《诗梦枫樵》和自媒体《景晨书写朗诵》上发表千余首以古今中外经典诗词为内容的书写和朗诵艺术作品。



张景晨书《雪梅·其一》

雪梅·其二
宋 盧梅坡

有梅無雪不精神
有雪無詩俗了人
日暮詩成天又雪
與梅並作十分春

辛丑年景晨書
於溫哥華



张景晨书《雪梅·其二》

与古为徒

古中/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辛丑冬月 雲城古中
古中《与古为徒》

【绘画】

漂木洛夫

程树人/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程树人作品：《漂木洛夫》

诗人洛夫先生，才思横溢，奇想妙得，诗作影响巨大，领军现代诗坛，人称诗魔，可是他骨子里中国传统底子深厚，字也写的漂亮，这样人物我有幸在温哥华邂逅，很想用画表现，不知我是否画出找不到两岸漂木的惆怅。

太喜欢他的诗了！借他的名句也诗兴大发写下如此一诗：

因為風的緣故

因為風的緣故
散落的漂木
匯集到太平洋東岸。

因為風的緣故
我到雪樓去拜訪，
請教詩的決竅

表達我的敬仰。

你說，荷的升起是一種禪，
好美哦，也讓我升起畫你的欲望。

畫人畫面難畫骨呀，
何況是詩魔的風骨，
我的拙筆
可能畫出老師深沉的愁悵？

有詩有畫，意猶未盡，在他仙逝周年時又作“白雲問漂木”詩一首：

白雲問漂木

因為風的緣故，
天際邊，白雲親近了漂木。

因為風的緣故，
向漂木討教，
來到遠方了，詩在何處？

詩在白髮之蒼蒼，
詩在望鄉的心酸。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了嚴重的內傷。
流放的漂木啊，
竟找不到他的兩岸。

詩竅在詩外噢，
荷花的升起
是一種欲望
也是一種禪。

深深的底蘊
源自解構華夏詩章，
字意冷絕匪夷所思，
怎不令人佩服，一代詩魔名揚世上。

今日之雪樓，落雪無聲。
溫哥華思念的細雨，
還是狠狠地
划出道道悲傷。

一片白雲依然无乡，
今日无边漂木们竟已成团。

儒雅的教诲，
优美的书法
让人怎么能忘？

你，洛夫，
就是我们的
诗与远方！

*我，白云居士为追思一代诗魔洛夫而作，写于 2018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

白雪红莓（水彩）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李天行作品：《白雪红莓》水彩，56cm*76cm

《画中有话》14

白雪红莓

蓝莓，现在大家都不陌生，一种指头那么大蓝黑色略为扁圆的浆果，不仅好吃，还能补眼，增强免疫，延年益寿……

不是说红莓吗？哈哈，蓝莓树到了冬天落叶，枝条变成红色，远远看去，太阳下蓝莓地一遍火红。要在大雪过后，白里透红，更是好看。我把它戏称红莓了。

温哥华的郊外，列治文，素里，良里，阿伯斯福，枫树岭一带都有蓝莓，到了夏天就开始熟了，很多庄园都会开放让公众收採，田里任吃，拿走就按市价付款。这成了许多人假日的郊游节目。

冬令赏雪，踏雪寻“莓”，该是另一番情趣。（不过，踏雪之前，先问问您的车子能否陪你，我可没有保险啊）

画面的地点，并不容停车，妻子在窗口用相机拍下。正当其时，一列火车在农库后边经过，红色的集装箱！红色的农库，红色的莓树，衬着地面的白雪，远山的白雪，哇，经典的照片！回家。兴致勃勃地打开画纸，起稿，呆住了：火车的集装箱，的确好看，这是真实的；可是，整齐现代的红色车箱跟红色的农库排成一线，好像是故意加上去的，总觉不伦不类。如果是装饰画，当然可以成立。普通的风景画，给人的感觉太做作了。如同天上偶然出现的特别像形的云，我不能把它摆上画面，否则一定被人质疑一样。

这里有一个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碰撞。通常来说，艺术作品可以随心所欲加工提炼。在这里，明明客观而漂亮的东西反而要在绘画中剔除。同是视觉艺术，摄影和绘画的区别就在这里，摄影几乎是完全客观的（今日的电脑剪贴合成另当别论），绘画可以按需增删却又不能逾越人们的欣赏习惯。其实，我们作诗弄文，都会有类似的经验。诗词浓缩简练，如果要描写田园风光，很可能也会不管那些车箱；即使叙事新诗也要看主题需要，不然又必须加上许多文字说明铺垫。而散文的描述就完全不同，只须加插一段生动活泼的话语进去，毫不嫌累赘，反而会显得有声有色。我这样说，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呢？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话题好像不太简单，还是留给理论家去探讨吧。

流水下滩非本意

廖中慧/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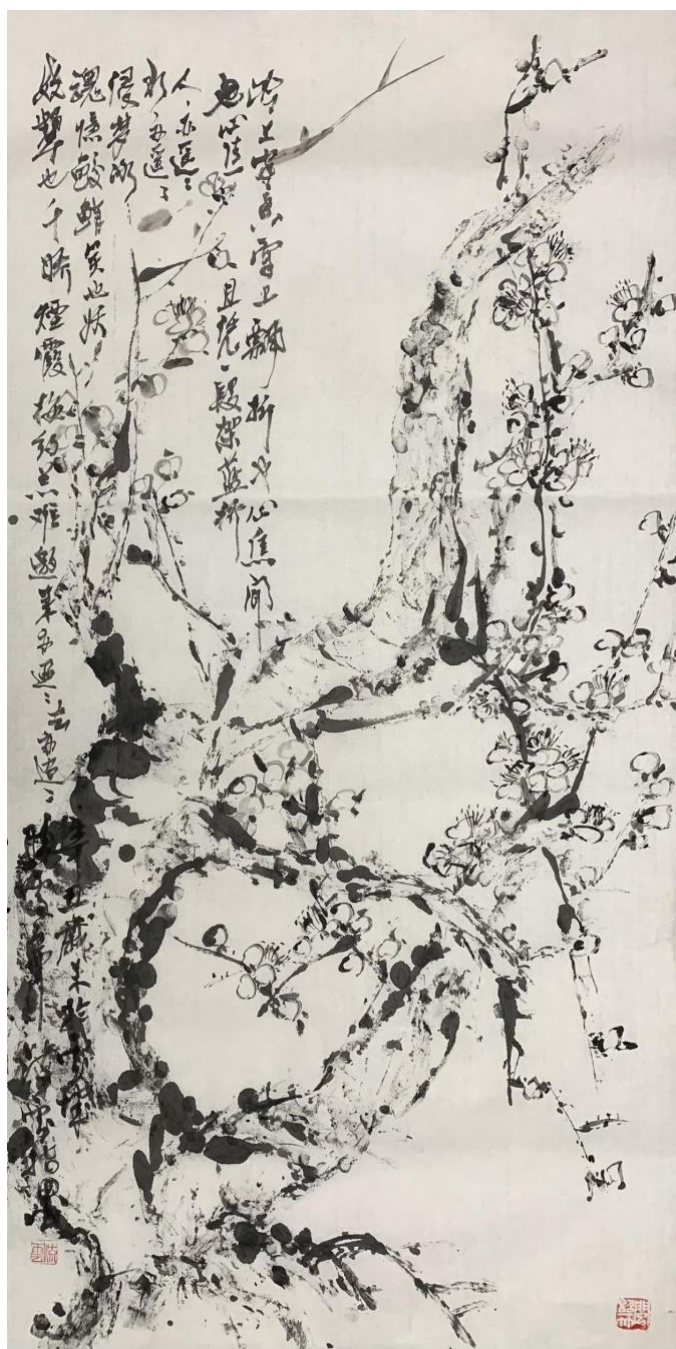


廖中慧作品：《流水下滩非本意》国画

梅心

刘德/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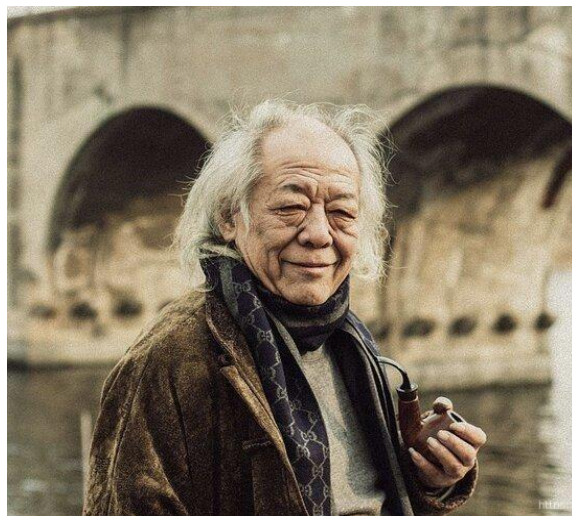
刘德作品：《梅心》国画指墨

一剪梅·梅心
文/听雪斋主

岭上寒香雪上飘。折也心焦，闻也心焦。且凭一段寄蓝桥。人亦遥遥，水亦潇潇。
侵梦冰魂忆鲛鮫。笑也妖娆，颦也千娇。烟霞梅约总难邀。来亦迢迢，去亦迢迢。

未知菜已点

李冰奇/山东





李冰奇作品：《未知菜已点》国画指墨

题冰奇老师画作（新韵）

文/听雪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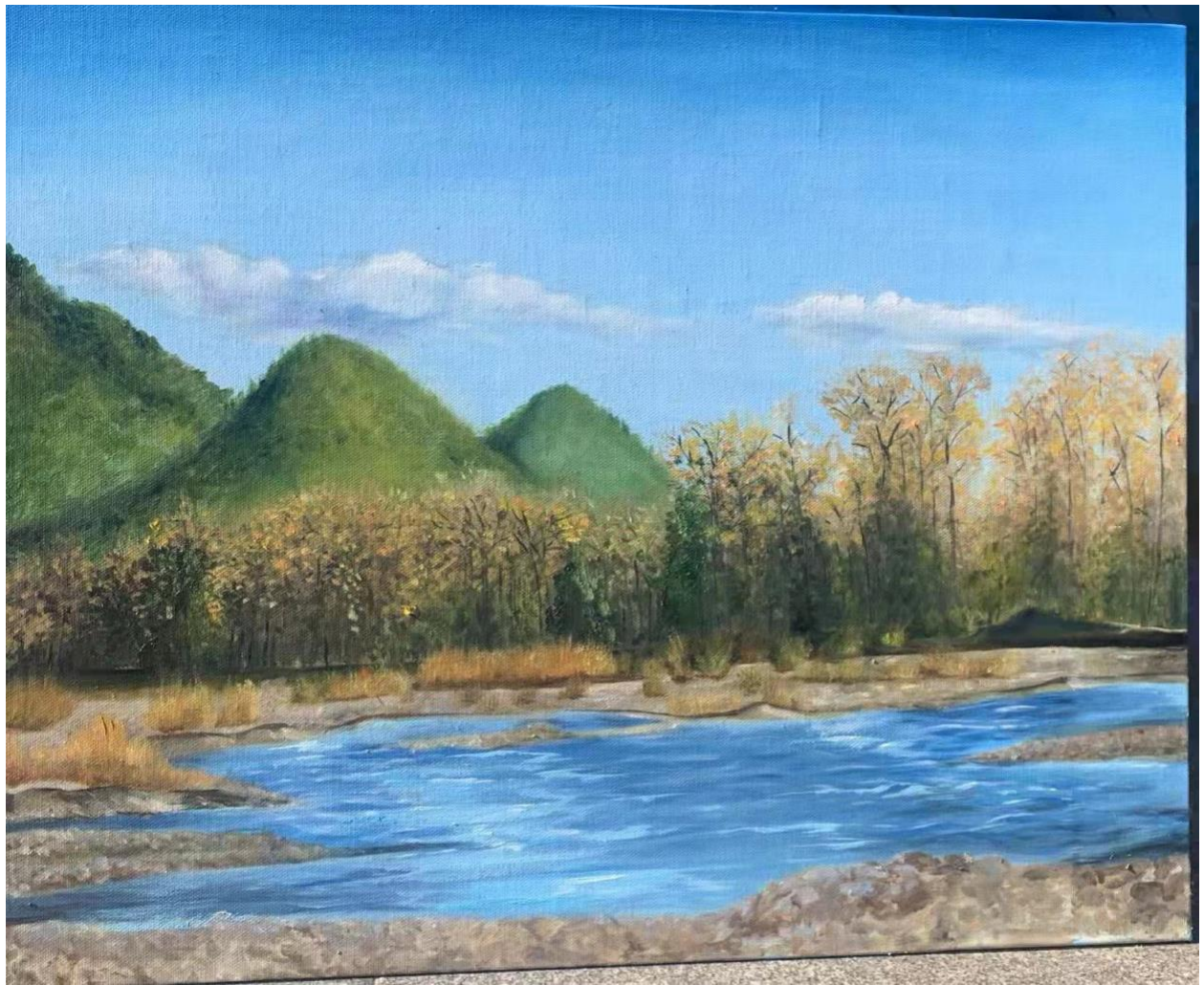
岁末迎新年宴殊，自耕自种指间蔬。
未知添得谁家菜？不若老夫纸上涂。

菲沙河畔一瞥

流星/浙江杭州



【作者简介】流星，本名何小月。作为一名业余艺术爱好者，工作和家务之余，潜心研习绘画，劳顿中苦乐自知。播种了春的希望，就会有秋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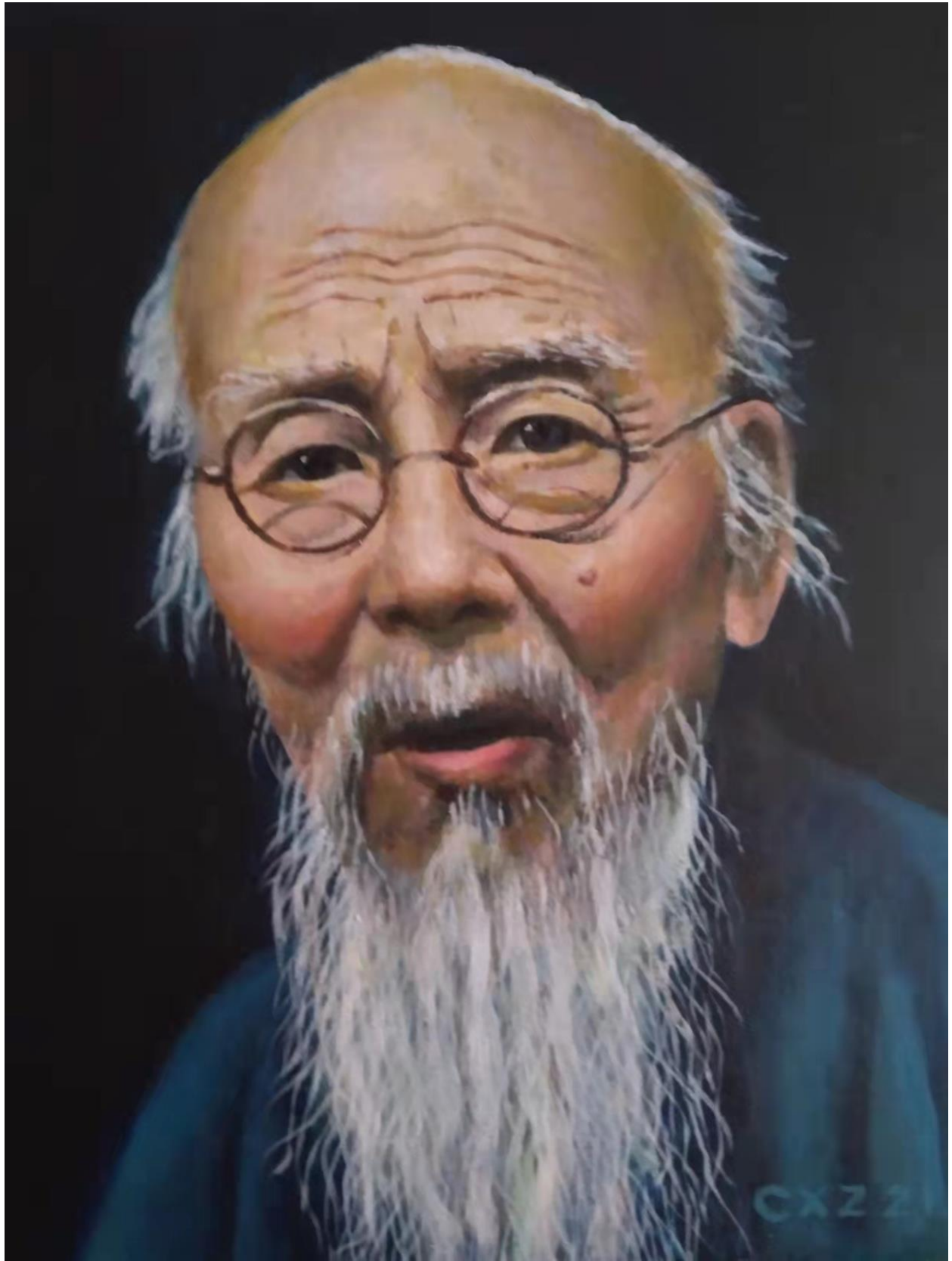
何小月作品：《菲沙河畔一瞥》油画

齐白石画像

张锡双/温哥华



【作者简介】张锡双，又署息霜，字石青。1953 年生于北京。1981 年大学毕业。1991 年赴美留学。1995 年纽约圣约翰大学硕士毕业，曾任教纽约城市大学。1996 年移民温哥华。曾任教 Burnaby 教育局。爱好书法，绘画。少时书法临习柳，欧，王。绘画近年以人物画为主，崇尚写实主义作品。



張錫雙作品：《齊白石画像》炳烯 35cm*46cm